

# 我們的演藝故事



# 我們的演藝故事



線上閱讀

# 序

香港演藝學院於1984年根據香港政府條例成立，30多年來，孕育了逾7,600名表演藝術家，他們在戲曲、舞蹈、戲劇、音樂、電影電視，和舞台及製作藝術等範疇上一直努力不懈，各散發著獨特光芒，希望以表演藝術豐富自己及別人的生命。

《我們的演藝故事》輯錄了演藝學院師生與校友的故事：有踏上國際舞台參演舞台劇的同學、遠赴外地製作電影音樂的校友、到世界各地巡迴表演的弦樂好手、愛上戲曲並醉心粵劇的美國留學生、致力發展表演藝術的管理層，還有更多更多……他們每一位對表演藝術的熱愛，被各大傳媒以文字記錄下來，讓讀者感受他們全情投入追求夢想的那份堅持。

本書轉載了2016年至2018年初共29篇傳媒訪問。我們希望透過這些不同主題的訪談，以及一眾傳媒朋友的觀點，為大家從多角度細訴演藝路上一些動人心弦、啟發人心的追夢故事。

香港演藝學院在此衷心感謝各傳媒朋友的報導，以及為本書提供所需的協助；同時，也十分感謝一直與我們並肩推動本地表演藝術發展的您們。

# 目錄 Contents

序	03	16. Poised to go professional	49
1. 指揮：作為一個身份——廖國敏	08	17. 演藝舞蹈新院長 改革課程造星	53
2. 潘惠森 神馳物外，戲劇無極	10	18. 謝君豪三十載演藝縱橫 回歸母校 分享心路	56
3. 潘惠森改革大計 助演藝學生登大舞台	13	19. 演藝TEA院長：力推數碼媒體教學	58
4. 港產拉丁公主 走出戲曲虎度門	16	20. 演藝首辦「學院節」	62
5. A Titanic Tribute	18	21. 電影電視學院革新 培育夢工場新星	64
6. 病理教授讀舞台燈光設計受啟示	21	22. 港版四重奏向世界出發	68
7. 女生熱愛跳舞 棄讀中大入演藝	24	23. 演藝畢業生赴德製電影音樂	70
8. Pitch Perfect: Hong Kong prodigy Hannah Tam Wan-ching wins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26	24. 演藝生國際賽奪金 鋼琴雙子：靠用心	72
9. 專訪HKAPA校長 華道賢教授	29	25. 舞台設計師 為戲劇搭建靈魂	74
10. 男拔生追二胡夢 撕掉畢業證書 醉心音樂 獲獎學金將赴美讀指揮學	33	26. 老外學粵劇？這美國小伙子告訴你：喜歡就沒有做不到	76
11. 工程尖子20歲學音樂 替港首奪英國作曲獎	35	27. 蔡蔚珊×John Clifford 他們都是學粵劇的	81
12. 演藝生珀斯踏台板 上演百老匯音樂劇	37	28. 周振基望以藝術化解矛盾	83
13. 張緯晴：我十歲時，就決定要當個Concert Pianist了	40	29. IB狀元棄法律學位 無悔讀音樂追夢	86
14. 演藝音樂院長：學生是高級寶石	42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88
15. Why Hong Kong's theatre design graduates have no lack of job opportunities	46		

## 指揮：作為一個身份 ——廖國敏



訪問廖國敏的機會其實很多，早前和小交及木嶋真優的音樂會可以，之後非凡美樂的歌劇《波希米亞生涯》也可以，卻覺得他回母校指揮「香港演藝學院交響樂團」的音樂會才是好時機。選奏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伯恩斯坦的《夢斷城西》交響舞曲，對一眾師弟妹是信心十足。

廖國敏的威水史大家耳熟能詳：法國史維特拉諾夫國際指揮比賽得獎者，費城樂團首位全職華人助理指揮，現為該樂團的亞洲演出藝術顧問及指揮。但他對澳門和香港的音樂推廣和教育仍不遺餘力，出任非凡美樂的指揮及音樂總監，亦是澳門室樂協會的創辦人 and 主席。

### 母校的音樂會

為演藝學院交響樂團選奏布拉姆斯和伯恩斯坦兩首作品，廖國敏原來有教學考量，「布拉姆斯第四是傳統德國交響曲，學到交響曲的聲音、樂團默契和balance，這首曲無論你將來要考樂團，或外出比賽，都必須要識。我選這首有難度的作品，音樂學院院長都有問過我：『你真係要選呢首？』我話：『係呀，對他們有幫助，尤其是關於聲音的控制。』」

伯恩斯坦原來也是廖國敏的校友，「今年剛好是他一百周年誕辰紀念，而且我一直都想演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難度在於節奏，因為是美國音樂，有少少拉丁又有少少爵士的感覺，對拍子非常高要求。所以對學生是很有挑戰性，我希望今次音樂會之後，他們對兩首作品都可以做好。」

訪問時廖國敏平易近人，有問必答，在訪問途中有工作人員好奇問他：「一班同學仔驚唔驚你？」

在這裏畢業快15年，回來好似睇番自己以前。

訪問後，去看他和演藝學院交響樂團排練。未開始時還是有講有笑，音樂響起，廖國敏神情立即變專注、嚴肅，以目光提點學生，學生臉上流露出不敢怠慢的表情，他確是希望學生能有所提升。

### 藝術生涯靠自己

身為音樂學院的師兄，廖國敏感慨：「在這裏畢業快15年，回來好似睇番自己以前。那時還未學指揮，但已經想做指揮，所以一有排練就進來看看，要人彈琴我舉手我彈。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concert hall，係好有感覺。」

亞洲音樂老師教學生通常都是無微不至，但由澳門開始，以香港作為音樂事業起步點，走過了美洲、歐洲回來，廖國敏坦言音樂老師不可能送佛送到西，「音樂家技巧好重要，老師從小悉心培養你，但最後也只能到這裏，如果在技巧以外，你還要問老師怎麼做，你就不是一個artist。」談到指揮家的藝術之路，廖國敏坦言讀完指揮也不一定能做到指揮，「一個指揮最終是要inspire樂團去inspire觀眾。Karajan講過，指揮就好像騎一匹馬，每個樂團都有唔同性格，你有時要順著它，有時要帶領它。」由美國讀指揮的畢業演出計起，八年半的指揮生涯裏，廖國敏說每個樂團都給他啟發，在之後藝術生涯應該還陸續有來。



2014年出賽時的廖國敏。

## 潘惠森 神馳物外，戲劇無極



對今年香港戲劇發展，本人期望甚殷。原因之一是，去年年底潘惠森接任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潘Sir還在新域劇團之時，已嘗試以各種方式發掘人才，造就了一輩又一輩的劇壇生力軍。如今，成為戲劇學院的領軍人物，有理由期望香港戲劇教育有一片目眩神馳的新天地。

你可能笑，返學都目眩神馳？這是來自潘惠森戲劇氛圍的期望。每次討論潘Sir的戲劇風格，我總用「神下神下」四個字概括，表面上瘋狂荒誕，實則是在眾人皆醉之時反思社會。

以香港演藝學院（HKAPA）戲劇學院院長身份受訪，潘Sir和平日沒有不同，一貫的謙遜有禮，氣定神閒。他坦言：「出任院長這個位置是無心插柳，人生有很多事很難預料，唔覺唔覺來到這個位，所以要思考一下之後要怎樣做，對我而言是大大轉變。」

### 培育臥虎與藏龍

回想進入演藝到今天，「六年前離開新域劇團做全職老師，是一個好好的timing開始轉型。學院有表演、編劇、導演、劇場教育四大範疇，APA並不是傳統大學，主力不

是要培養學者，我們是要培養上陣打仗的『兵』，所以這裏教書的老師，學術和實踐要互補也要平衡。」潘Sir 1982年由美國學成歸來，1993年開始出任新域劇團的藝術總監，2012年離任。期間，擔任香港戲劇協會的戲劇匯演評審約十年，之後開始發掘編劇潛能的「劇場裏的臥虎與藏龍」計劃，也是做了約十年便交棒。「我六年前入來教書，剛好累積了在業內的經驗，再加上我本身的學術訓練，是好合適的時間。如果，我當年一畢業便來教而不是那回事。」

## 因應香港戲劇行業的發展，我們要考慮培養怎樣的人才去追上時代。

新任戲劇學院院長對學院和學生的未來，有這樣的構思：「近年學校正好更新學校的課程，配合國際視野、時代走勢，因應香港戲劇行業的發展，我們要考慮培養怎樣的人才去追上時代。創院院長鍾景輝為學院打下了很紮實的基礎，經歷了30多年來到今天，我們會在這個基礎上加強發展。」

潘Sir說：「每年有400至500人報考，取錄20人左右，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修讀表演，即是他們大部分想成為演員。」從學生的出路和市場觀之，音樂劇表演者有一定需求，「從硬件角度而言，未來西九劇院落成，華文社會的大劇院亦相繼興建，大型劇院最適合做的是歌舞劇、音樂劇一類大型製作，而不是一般的戲劇演出。從受眾角度出發，百老匯又好，城西又好，音樂劇成功是因為一做可以做好多年，這也是普通戲劇無法做到的，因為音樂劇偏向娛樂性。娛樂不是壞事，當然我們重視藝術的根本。」

### 應用劇場，結連社會

「我們現在都有聲音和歌唱的訓練，但音樂劇是一項很專門的表演，所以我們希望能訓練出專門演音樂劇的人才。」但是潘Sir提醒，「留意，演音樂劇和搞音樂劇是兩個概念。我們的強項是表演訓練，所以我們不會成立一個音樂劇系。」

潘惠森在劇場敢於另闢徑徑，他的信念與教育理念不謀而合：「只要有好的人才，就會有事情發生。愈有難度的事我們愈要考慮，否則只是顧慮：咁難咁大規模咁多錢，那麼我們永遠不會踏出第一步。」

培育音樂劇人才只是task one，「戲劇的概念和以前話劇已經不同。一個導演怎樣導一個戲，取決於他的世界觀。未來在培訓導演方面，我們會更重視文化的內涵和修養，不止是技術性的訓練。編劇作為劇本的創作人，需要有一定人生經歷，所以編劇仍會是碩士課程。另外，我們考慮開展『應用劇場』這個新的專業，戲劇不純粹是上台表演，應用就是考慮戲劇能給參與者怎樣的啟迪，例如通過戲劇輔助學生學習，或者通過戲劇做一些社區服務，都屬於『應用劇場』範疇，將戲劇帶出劇院，成為社區文化。」

#### 第四元素，Dramaturgy

「戲劇有個來自德文的名詞Dramaturgy，在香港一般稱為戲劇指導或文學指導，重視文本研究，用戲謔的語言講是戲劇的風水師，例如為何做一個戲、怎樣做這個戲能夠和我們社會產生連繫，都是Dramaturgy的範疇，會影響整個戲劇的取向。」潘Sir舉了莎劇在當下社會演出做例子。「不一定是改編作品才需要，原創作品都需要Dramaturgy，雖然在香港未成氣候，戲劇文學指導對一個戲劇的形成相當重要。」

潘Sir說上述的承先啟後不容易，他估計要兩三年才能見到眉目。

#### 時間長河裏，堅持做豆腐

回望編導、教學30年，潘惠森說：「我剛回港時，翻譯劇是香港戲劇的主流，到今天創作劇已取代了翻譯劇成為香港戲劇製作的重心，意味著香港的本地創作已建立了一定基礎。」



香港演翻譯劇亦已非單純的翻譯：「去到今天，翻譯劇本土化不止是對白轉換成本地口語，而是用一個新的思維去睇這個作品，令觀眾也不會覺得自己只是純粹睇外國的一件事。現在很多翻譯劇都是朝這方向走。」

「劇場的呈現手法亦變得多元，慢慢戲劇觀眾走向分眾，就如我自己的戲劇，不是人人都喜歡。小津安二郎的傳記叫《我是賣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戲劇的精緻化是一種藝術的提升，必須要長時間專注去做，才能去到作者unique的境地。」潘Sir說，戲劇都有很多範疇，學生找到了自己的路，希望他們有朝能自立門戶。

#### 潮水式創作

有些編劇一個作品寫成後，一稿二稿三稿不斷修改。潘惠森寫作方式，是寫到一個進度之後，再將不適合的東西篩走，再寫，寫到下一階段再修改至滿意才繼續，如此，他交出來的成品已差不多是定稿。我笑言，這是「潮水式寫法」，潘Sir想想，笑說：「是的。」難怪演員說，拿著潘惠森的劇本，不用花太多額外功夫，跟著做就對了。

## 潘惠森改革大計 助演藝學生登大舞台



演藝戲劇學院新院長潘惠森僅上任月餘，但憑藉他於行內逾30年經驗，早對學院課程改革有滿腔大計。他深信本港劇場工作者除了面向本地觀眾，與此同時，亦需走到內地、台灣等華文地區，故近年演藝製作的音樂劇增加，並盼於兩年後增設相關主修，裝備學生走上規模更大更華麗的舞台。觀乎國際劇場發展，他亦見本港對應用劇場或劇場構作(Dramaturgy)的人才需求，惟現時急需招攬更多老師「上船」，攜手培訓下一代新星。

上月中，戲劇學院完成了《三便士歌劇》公演，是次全粵語的音樂劇作約有20位來自三、四年級的學生擔演，台上設有六人現場樂隊，演員於近三小時的演出、九場戲內又唱又跳地表演了20首歌曲，藉以為學生提供音樂劇訓練。除了《三便士歌劇》，演藝學生近年不斷有音樂劇公演，下學期由潘惠森擔任編劇及導演的學生製作，雖然該劇規模較小，但亦會有音樂劇成分。

戲劇學院創辦逾30年，音樂劇公演並非新鮮事，惟潘惠森坦言，過往院方都是不定期製作，如今適逢課程改革，他有意於學士課程開辦新主修「Acting for Musical Theatre(音樂劇場表演)」，「近年本地有不少音樂劇製作，此劇種頗受歡迎，可見音樂劇於本地劇場變得更重要。」

#### 推音樂劇教學符業界需求

潘惠森指，香港周邊規模碩大的劇院愈來愈多，不論是西九文化區，又或內地一線城市，甚至二線城市都設有大型劇場，但該等演出場地未必適合一般話劇製作，反

而符合音樂劇等面向大批觀眾、製作龐大的作品。他認為，香港劇界的目標觀眾並不限於本地，演出需同時考慮整個華文社區的變化，故推動音樂劇教學亦符合業界需求，且觀乎學生對音樂劇的熱愛，令他更覺開設相關主修的必要性，「音樂劇包含唱歌表演，令學生有更大滿足感。」



潘惠森2015年曾為學生製作《從八十號K開始》，並擔任編劇及導演。

多年以來，戲劇學院的主修科目僅得表演及導演，潘惠森加入戲劇界逾30年，他有感本港劇場有不少變化，「戲劇」二字亦有更廣泛的定義，故演藝有需要培訓更多不同類型的人才，同時又正審視開設另一主修「應用劇場」的可能性。他解釋，戲劇的功能不止表演，現時其學院的戲劇藝術碩士設戲劇教育主修，其形式與應用劇場類同，教育工作者或社工皆用上戲劇作為服務媒介，與此同時，本港、內地及世界多地均把戲劇用於人文教育。

另外，外國劇場早有「Dramaturgy (劇場構作)」一職，概念源自德國，此崗位的工作範疇可包括多個劇作的文本研究及資料搜集，從而選取合宜版本，為導演及演員提出己見等，其職能可跟導演、編劇並行。潘惠森說，本港也需有這種熟悉跨文化、跨專業的專才，「Dramaturgy的角色或像劇場風水師，如把劇作當為建屋，他讓人知道哪裏適合建屋，及搭建門窗的位置，由此想像演出要以甚麼模式才能發揮效果。」

我不止對學生、同事，甚至未來劇界發展都要負責。

### 文化大熔爐創「fusion戲」

潘惠森表示，Dramaturgy未有正式的中文譯名，港人對其職責的印象亦較模糊，惟於本港文化大熔爐的背景中，中國傳統戲曲跟西方戲劇亦有機會「撞」出新火花，故需有人按照歷史發展分析劇本，帶著第三者的視角成為演出實驗的顧問或指導，創造出不一樣的「fusion戲」。

即使潘惠森升任院長僅一個多月，惟於劇界多年的經驗，讓他熟知業界的發展需求，故冀從上述三方面為戲劇學院注入更多新元素，並裝備學生不同能力去適應

外在世界。至於推行新主修科的切實時間表，他相信最快要等兩年才能有新課程出爐，「我們需要時間確立主修內容及編寫課程內容，構思由一年級至四年級不同階段，要為學生提供甚麼訓練。」

### 新主修科最快要等兩年

課程設計將會是推行新主修的一大難題，師資也是斷定課程能否成功推展的重要因素。潘惠森不諱言，獨特範疇的專才隨時有錢也沒人應聘，「對於戲劇界而言，演藝可能是豪華郵輪，亦有機會是舢舨，未必所有人都會考慮加入。」潘惠森深知招攬人手不易，但如今也努力打盡「人情牌」，盼為戲劇學院招來更多願意「上船」的好老師，跟他一起攜手培訓下一代新星。



2017年11月公演的《三便士歌劇》，為學生提供音樂劇訓練。

### 鬼才創作人成舵手肩負重任

資深劇場編導潘惠森於上月成為戲劇學院院長，有劇界中人對這位「鬼才」創作人轉任行政崗位感訝異，他亦坦言，接棒只因校方難覓更佳人選上任，但既成舵手，他必會對學生、同事，甚至整個劇界負責任。

潘惠森早於80年代加入劇壇，歷年來他屢獲殊榮，數奪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獎、最佳導演獎，03年獲藝發局頒發藝術成就獎，近期亦得上海戲劇谷頒發17年度最佳編劇獎。他於12年加入演藝，開展教學生涯，曾任戲劇學院駐院編劇及戲劇文本創作課程組長，直至今年7至10月他署理離職院長的職務，期間演藝一直未能覓得適合人選繼位，終驅使他接棒成為新任院長。

以往潘惠森寫劇本、導戲都沒有任何壓力，創作路上自由自在、隨心所欲，惟升任院長後，他每日都有大量電郵、會議有待處理，大大小小事項如學生演出製作、外聘導師合約、外國劇本版權費均與他有關，最近又需撰寫學院三年發展計畫，「擔任了院長便要放下創作，沒時間教書令我最覺可惜。」潘惠森忙到沒有半點私人時間，上月完成編導作品《武松日記》後，目前僅能按照院方上年的安排，為下學期的演藝製作改編劇本，短期內難再有全新原創。

由「潘Sir」到「潘院長」，潘惠森的生活迎來巨變，劇界並非所有人都理解他的決定，「不熟識我的人很驚訝，但跟我深交的人都不會感到意外。」他笑說，意志力頑強正是其優點，恰如他數十年來的創作生涯只有提早或準時交劇本，從未試過要人等他的劇本而延誤排戲，提起此例是要說明他本性自律，既已決定承擔院長一職，便會盡力做個好舵手的角色，「我不止對學生、同事，甚至未來劇界發展都要負責。」

## 港產拉丁公主 走出戲曲虎度門



她是奔放的拉丁公主，也是內斂的花旦，但更多時，是站在人生交叉點的迷惘少女。學舞13年，12歲加入港隊，20歲以健全體育舞蹈運動員身份，伙拍重殘舞伴出戰亞運摘下金牌。闖進屬於舞者的窄路，面對傷患、成績倒退，資金緊絀的現實，這個她來自屯門的女孩，直言想放棄卻不甘心。上年考進演藝學院，修讀戲曲由零開始，背插兩支旗低頭疾走。「我希望俾多5年時間自己」。跌撞的23歲人生，全力以赴卻看不到終點應在那裡，她是何希雯。

要追逐希雯的日程，要有點體力。家住屯門，轉輕鐵地鐵巴士，8時半到達灣仔，換衫熱身上戲曲學院的早課，一落堂即飛車到調景嶺體育館練舞，備戰比利時的世界賽。「partner坐輪椅，唔係個個場地適合」。練習一句鐘又回到演藝，放學匆匆食她的午飯兼晚飯，又飛車到觀塘練習，馬不停蹄。未計交通，朝9晚11的地獄日程，遇上空檔還得教舞掙學費。「兩樣都唔想放棄，跳舞要搏都係搏埋呢幾年，過多兩年體力唔夠，都要退役」。

中途轉換跑道，她說源自中六的一份功課。「嗰時去戲棚睇戲，對粵劇產生咗好奇」。但做完了也就擱下，2014年仁川亞運後面對傷患，成績停滯不前，由高峰跌落樽頸，站在十字路口，剛好戲曲學院招生，一咬牙就跑去面試，全無根底，卻幸運被取錄。

「係有猶豫，猶豫條路咁唔啱」。畢竟拉丁舞與粵劇，一中一西，一黑一白，一奔放一內斂，確南轅北轍。「拉丁搽古銅色嘅黑油，粵劇搽白同紅嘅粉，戲服包到實，驟眼睇已經好唔同。」

只是，在她眼中，藝術一脈相通，她希望兩者兼得：「不同跳舞，戲曲嘅藝術生命，至少可以長啲」。曾幾何時，她的眼中只有拉丁舞：返學告假為參加國際賽、放假教舞賺錢儲旅費，要不就是爭排名贏資助。10歲開始學拉丁舞，投入13年的青春與時間。「嗰時大會堂開班，唔知拉丁舞係咩，咁啱有位就報名」。學畫畫只懂畫火柴人，學跳舞卻備受讚賞，尋常的興趣班，由「唔特別抗拒」到獲推薦加入港隊青年軍，代表香港出戰新加坡，時年才不過12歲。

儘管看不清終點應在那裡，但她說仍會全力以赴。「我希望俾多5年時間自己」。

「有成績係好大嘅鼓舞，原來自己喺國際賽事上亦可佔一席位，有少少天分」。走出屯門，世界好大。隨隊南征北討，出戰亞洲及歐洲多國包括英國、丹麥和芬蘭。「見到好多高水平嘅運動員，覺得自己可以再努力啲」。小半生只有一個舞台，半途走進戲曲學院這道虎度門，她不諱言有衝擊，只為能站遠一點，確定跳舞以外仍有路。跳舞根底有助她於戲曲中打筋斗等動作，但唱功仍要加倍努力。「細個唔會諗學費同出外比賽嘅開支，依家大個咗，至少要顧掂自己，自費嘅訓練唔可以全部都去，自己經濟條件唔好，就要取捨」。

父親是的士司機，母親是家庭主婦，家境儘管不算富裕，希雯直言慶幸有開明的父母，總支持她做喜愛做的事。可是現實畢竟殘酷，長期日睡5小時，日夜接受體力化操練，累極受訪的小妮子，談得最多的不是夢想，而是生活。「以前讀中學，政府有資助，畢咗業要交學費係好吃力，戶口得咁多，係好現實嘅問題」。代表香港征戰無數，但排名賽於她而言仍是重中之重。「頭四名或頭六名，舞蹈總會通常會推薦接受資助」。

舞者食的都是青春飯，機會一瞬即逝，容不下低潮。「你要先有成績，才爭取到資助接受訓練，但無訓練又如何爭取到成績？」是很矛盾，但她自言已接受遊戲規則：「有時會好沮喪，但瞓醒一覺，又好似好啲……付出未必有收穫，但唔付出就一定咩都無」。

戲曲藝術生命較舞蹈長，而西九將來亦是一個機會，但日後能否成功入戲曲團仍需講機遇，現階段集中學好基本功。背插兩支旗低頭疾走，儘管看不清終點應在那裡，但她說仍會全力以赴。「我希望俾多五年時間自己」。生活不是童話，追夢很累卻無悔，走出虎度門的拉丁公主如是說。

## A Titanic Tribute

*Titanic*, the musical is an honest account of a real historical event, says Drama student Edwin Wan Po-ching, who was invited to perform in the show in Perth, Australia. He tells Nicola Chan about the experience.

When most of us hear the word "titanic", we may think of the tragic sinking of the ship, the RMS Titanic, in 1912 - but we're just as likely to associate it with the 1997 classic movie where Rose tells Jack, "You jump, I jump".

And while there's been some buzz lately about a possible *Titanic: The Musical*, few are aware that the first musical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ent was actually performed the same year as the iconic film was released.



Last summer, Edwin Wan Po-ching, 27, a drama student from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presented a concert version of *Titanic* with musical theatre students from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WAAPA) in Perth, Australia. Wan and his classmate Nicole Liu Yuning were invited on an exchange to WAAPA because of their achievements in musical theatre and proficiency in English. They spent an intense two weeks in Australia rehearsing for the performance.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Wan told *Young Post* that the musical isn't simply a stage version of the movie. "Many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the film *Titanic*. But the sinking of the Titanic was a real historical event. The RMS Titanic was an ocean liner that sank in 1912; it was the largest moving object in the world at the time."

Wan added that the musical, unlike the film, was written "based on historical facts and testimonies of the disaster survivors".

"Since it is about honouring the passengers on RMS Titanic, there are no lead characters [because everyone is equally important] ," explained Wan.

Wan's role was that of a wireless operator, Harold Bride, one of the 700 survivors.

For most of their time on stage, Wan and the other student performers sat behind music stands, arranged in a "U" shape. They took turns to stand and speak, or walk to the centre and act out the important scenes.

While a rehearsed reading might sound less demanding than a fully staged production, Wan admitted it was still "quite a challenge".

I know that as long as I spend more time working to improve my areas of weakness, I can reach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Although we all held our scripts during the performance, we still had to learn all our lines and vocal parts by heart beforehand because instantaneous sight-reading was almost impossible."

He added that performing in English, which he speaks fluently but is nevertheless his second language, made things even harder.

"Since English is not my mother tongue, I might spend half a second thinking about my word choice - given that I can already think in English. However, if this happens when I'm acting, it would affect the quality of the performanc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a spontaneous interaction," he said.

"I didn't wan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show to be affected, or the audience experience to be diminished, just because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So, I put in a lot of extra effort to make my speech flow smoothly."

Wan recalled being taken aback by the fast pace of rehearsals when he showed up on his first day.

"The teaching pace of the songs was so fast that we'd gone through all the ensemble numbers of Act I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rehearsal. In other words, we had to learn each song in 15 to 20 minutes."

In comparison, he said, he would normally be given around a week to learn the same amount of material in Hong Kong.

"Drama schools in Hong Kong tend to put emphasis on acting, which means musical theatre is only touched on very briefly. With limited musical theatre training, I couldn't get used to the pace."

There was no time to work out how to hit the right notes during rehearsals either; perfectly pitched singing was a prerequisite.

"The musical director expected everyone to have already taken care of it, and focused on the dynamics and unison instead."

"So, after the day trainings, Nicole and I would spend extra time practising the songs in the piano room of our dormitory."

With dreams of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musical theatre performer, Wan was grateful that the exchange trip allowed him to identify his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 and gave him the determination to improve.

"I joined a range of dance classes to strengthen my dancing skills as soon as I returned to Hong Kong," he said.

But the experience hasn't dented Wan's self-esteem; rather, it made him aware of his potential. Now in his final year at the academy, Wan is a candidate for a place on a master's programme in London, the city where he first fell in love with musical theatre.

"I've realised that my singing, acting and English skills are not as bad as I had imagined," he said. "It has given me confidence to pursue further study in musical theatre."

"I know that as long as I spend more time working to improve my areas of weakness, I can reach [a professional] standard."

## 病理教授讀舞台燈光設計受啟示 五年半完成課程「同樣不起眼卻影響人」



在醫院，她躲在實驗室內分析病人的組織樣本；在學校，她教導學生病理學。嚴肅的外表下，工作時間外，陳碧云化名陳一云，遊走藝術界；六年前，她更跑去讀燈光設計碩士，由毫無認知到學會不同燈光效果背後的原理，足足花了五年半時間。身份看似毫不相關，陳碧云卻嘆言社會過分功利，規限了人的可能性；認為讀書不單為追求知識，更可啟迪心靈。

中學時的陳碧云已對戲劇感興趣，一直參與校內劇團，另一方面立志當醫生，「小時候寫我的志願，就是很普通，很單純地想做醫生和救人」。那時有中六暫取生計劃，資格是會考須獲得六科或以上A級成績，成績一向標青的陳碧云成為暫取生，順利入讀中文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實習、成為醫院「病理科」專科醫生，並在中大醫學院任職榮譽臨床副教授。

### 醉心戲劇 學燈光盼不求人

另一邊廂，陳碧云沒放棄舞台劇夢，脫下醫生袍，她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劇團，無間斷創作。

小小的劇團，幾乎所有事都要親力親為，唯獨舞台燈光設計，需要專業的知識；有次公演前一晚，團隊發現請來設計燈光的人竟然沒有安排後排燈光，「我們根本沒有人懂燈光設計，只好臨時花錢請人裝回，弄了一整夜」。那次不愉快的經歷，陳碧云想想總不能每次花錢請人，索性報讀演藝學院舞台及製作藝術碩士，主修燈光設計；她又提及父親從事電器維修，小時候看慣父親焊接和駁電等，「也可能因為長期接觸，對手工特別有興趣」。

## 脫下醫生袍，她與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劇團，無間斷創作。

### 休學一年籌備畢業作 職業興趣結合

身兼三重身份，陳碧云笑言平日的工時算是穩定，兼讀碩士每周只需上兩至三小時課，尚算應付到。眾多科目中，陳碧云說學習燈光技術最具挑戰性，當中需了解運用不同燈具的原理，還有思考技術出現的原因。對於從沒學過相關知識的她來說，猶如進入一個新世界，「怎樣運用、衡量使用（燈具）的原因等，全部都是很專業的知識，這課程不單是學習一項技巧，更要反思使用不同燈具的原因」。



兼讀碩士課程本需四年，她延遲了畢業，足足花了五年半，當中一年停止上課，用來沉澱自己，創作畢業作品《病理誌》。

作品中，陳碧云將職業知識與興趣結合，講述不同疾病的歷史，當中用上大量鎢絲燈及光管等；表演甚至在醫院教學實驗室內進行；去年始正式畢業。

### 醫院教學實驗室上演

醫學被標籤為理性；舞台劇則是感性的代表，陳碧云從來覺得兩者有共通點，分析病人組織和燈光設計，「看似很不起眼，卻會影響別人」，她不會直接與病人接觸，病人的治療卻取決於她的組織分析結果；而燈光設計不如演員般明確呈現在觀眾面前，但效果足以影響整場演出。對於陳碧云來說，她更希望透過實踐，證明可以有不同發展。

### 指人有很多可能性 「學習為發掘盲點」

陳碧云的同事早習慣她的另一個身份，她也不覺自己特別。30多歲毅然兼讀舞台燈光設計碩士，她不急於取得學位，反而花了一年時間創作，延遲畢業，為的是讓往後的表演更完美。陳碧云嘆言社會受資本主義影響，變得功利，亦過分崇拜分工及專業，忽略人的多樣性，「如俄國大文豪契訶夫，同樣身兼醫生及作家兩個身份」。

### 「契訶夫身兼醫生作家」

去年碩士畢業，陳碧云仍不時回校，向老師請教燈光設計上的知識。「我一直在探索及實踐這種可能性，在劇場如是，在社會如是」，她認為人有許多可能性，但社會風氣卻規限了人的發展。她強調每個學習經驗均能啟發思考，發掘自己的盲點或是習以為常的謬誤，而不應只是想對職業有何幫助，亦不單是考取一張證書。

陳碧云稱，其修讀的課程以研究為主，笑言「即使修畢舞台燈光設計碩士，不會令人『忽然變成燈光大師』」，但無奈指本地不少舞台劇工作者卻輕視研究課程。她指有舞台劇工作者認為課程只是進一步傳授知識及技術，「卻沒想過學生其實能透過課程，進一步提升藝術生命」。她期望看到更多人在不同範疇都樂於嘗試，「這樣社會才会有更多元化和開放的發展及進步，不會被主流單一的思想限制」。

## 女生熱愛跳舞 棄讀中大入演藝



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這問題對18歲的「習舞」女生劉卓禕而言，不是一道多項選擇題，因為無論有多少選擇，她還是視跳舞是唯一出路。小妮子文憑試考獲高分，卻放棄入讀中文大學，矢志修讀演藝學院精進舞藝，以成為職業舞者為目標。「有人說『讀不成書才去跳舞』，但我想說並非讀書差才跳，無論考到多少分也是選擇跳舞。」

### 帶病練舞應考

剛成為演藝學院舞蹈藝術學士一年級生的卓禕，幼稚園開始接觸芭蕾舞，升上小學後對中國舞「一跳鍾情」，至今曾涉獵古典舞、民族舞，包括苗族、朝鮮族等近十種舞蹈，常參加校際群舞、獨舞比賽，也曾代表香港參加

內地賽事。初小首次參觀演藝學院後，她就憧憬有朝一日在演藝學舞，幾乎每年開放日都去觀摩技巧課，升上中六不久更遞交入學申請。

今年4月，卓禕收到有條件取錄，但她沒因此對即將開考的文憑試鬆懈，「從小到大，我的性格是希望將每樣東西都做到，考試費也不菲，我不想『hea』考。」然而主科開考日子，剛好與她準備了一整年的北京舞蹈學院中國舞12級試重疊，臨近考期又大病一場，兩方面也兼顧不來。

「我帶病練舞，有個動作無論如何也做不好，忍不住哭，覺得辜負了一年來的努力。」對於同是準備已久的文憑試，她覺得主科靠平日打穩根基，雖然狀態不濟，但也有一定信心。她最後勉強自己兩邊都認真應考，結果喜出望外，中國舞考獲最高等級的「優」，文憑試四個主科考獲「4」或「5\*」，最佳五科有24分，獲派聯招首志願的中大文化管理。

### 冀當職業舞者

在中大和演藝之間，卓禕毫不猶豫選擇後者，「家人都理解我，反而老師、朋友勸我要想清楚。」她坦言有些跳舞夥伴和她分道揚鑣，選擇學業為先，但自己早已認清目標，要繼續精進舞藝，成為職業舞者，所以沒感到掙扎。「香港很現實，因為樓價、物價真的很高，大家重錢（去選科）無可厚非，但我喜歡跳舞，希望日後以藝術維生。」

有『錢途』的選擇你不一定喜歡，反而會辛苦，要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

卓禕直言，很多人有「讀不成書才去跳舞、搞藝術」的迷思，但很多人像她那樣，並非如此；演藝學院下學年招生將於十月底截止，她勉勵同路人以興趣為先，「有『錢途』的選擇你不一定喜歡，反而會辛苦，要做自己真正喜歡的事。」

## Pitch Perfect: Hong Kong prodigy Hannah Tam Wan-ching wins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Most 12-year-old children would probably tell you their biggest dislike is eating their vegetables. Or possibly going to bed early.

But Hannah Tam Wan-ching is not like most people her age. Her biggest dislike is bad pitch; in fact she hates it.

What sets her apart doesn't end there. This month, the child prodigy became the first Hong Kong winner of the 17<sup>th</sup> international violin competition Kulturstiftung Hohenlohe in Germany.

"I can't stand bad intonation because it hurts my ears, so I practise up to four hours a day before or after homework," the Form One pupil at St Paul Co-ed told *the Post*.

It was that drive - along with her violin professor, a supporting pianist, a smiling tiger mum, hard work and talent - that has allowed her to achieve success at such an early age.

Her mother, Iris Chow Man a self-described tiger mum, "though a smiling one", recalled the first sign of Hannah's special gift.

"She was three and one day complained from inside the bathroom about her brother's bad intonation. So I recorded his playing and asked his teacher about the intonation, and the answer was 'bad'," Chow said with a laugh.

I practise up to four hours a day before or after homework.

Like many parents in the city, Chow put her children in music classes at age five in the hopes of securing admission to a good school. Hannah's natural gift for the violin began to shine. She claimed first prize at an annual school festival for participants under age 19 - and she was just nine.

"Hannah is very willing to learn, that's the number one thing," said Michael Ma, the head of strings at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He has been teaching Hannah since she was seven.

"I believe in the theory of a solid triangle for success with the student at the top and parents and teachers at each of the two corners in the bottom," he explained. "Hannah's case is an example of that."

Maria Jee, Hannah's piano coach and one of the three official accompanists at the competition, noticed there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in the girl's playing during three rounds of contest again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ors for the under-15 category.

"Hannah has everything but she's often holding back something when she plays in Hong Kong," she said. "But she's relaxed and opened up during the competition and spontane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a live performance."

The audience factor, Chow added, was why Hannah was "holding back".

"She told me if she expressed herself musically in front of a local audience, they would laugh at her and she felt very uncomfortable about it.

"But the audience at the competition was informed and Hannah felt appreciated and hence giving all of herself in the music," the mother said, citing one audience member who shouted bravo at the end of Carmen Fantasy in the second round. Many in the crowd treated Hannah as a star, asking her for her autograph.

The win in Germany earned her a prize of €1,800 (HK\$16,790) and a performance with a local orchestra. Next up is her local debut with professionals including cellist Trey Lee in November, followed by a performance with the Hong Kong Philharmonic next February.

"Whatever Hannah does in the future, I hope she always enjoys her work without pressure," Chow said.



轉載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日期: 2017-09-24 文: Oliver Chou

## 專訪HKAPA校長 華道賢教授



時代會造就一代人。經常聽說，想當年因為沒有電腦也沒有互聯網，音樂、電影、書本成了一代人自娛的大部分。那個時候，人們與通往藝術的門都比較接近，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生活哲學。香港演藝院校長華道賢教授，從事藝術教育工作30年，回想當年，「我的母親是位音樂家，她熱愛這東西，我們的家總是放著音樂」。生命如斯被音樂佔據著。母親活躍於區內教會，教授兒時經常「被召喚去彈結他」，從被動到主動，從音樂走進整個藝術光譜的世界。教授認為，藝術和音樂本都是與生俱來，它是你思考、觀看世界和看待美的根本，「它一直都在」。

華道賢教授由音樂開始，慢慢地發展到表演藝術，繼而策劃自己的演出、音樂會，當中也牽涉推廣和宣傳。「當學會了這些技能，然後就發現自己憑藉觸覺踏入了藝術行政，把所有學到的知識用來舉辦活動。」教授發現所有的創新都關乎領導才能。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學校當學術部門主任，需要建立、發展不同的教學內容和課程，「它們都是一種探險，令我覺得自己能夠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教授以演奏作為藝術事業的開端，並不時用獨合奏的表演方式巡演。基於對音樂的熱誠，促使他創辦達爾文結他節 (Darwin International Guitar Festival)，擔任藝術總監，有長達14年之久。「這是由我太太策劃的活動，音樂讓人們集結在達爾文這個地方。」

其間，華道賢教授更創作超過30首全新曲目，以樂譜、音符和旋律進一步參與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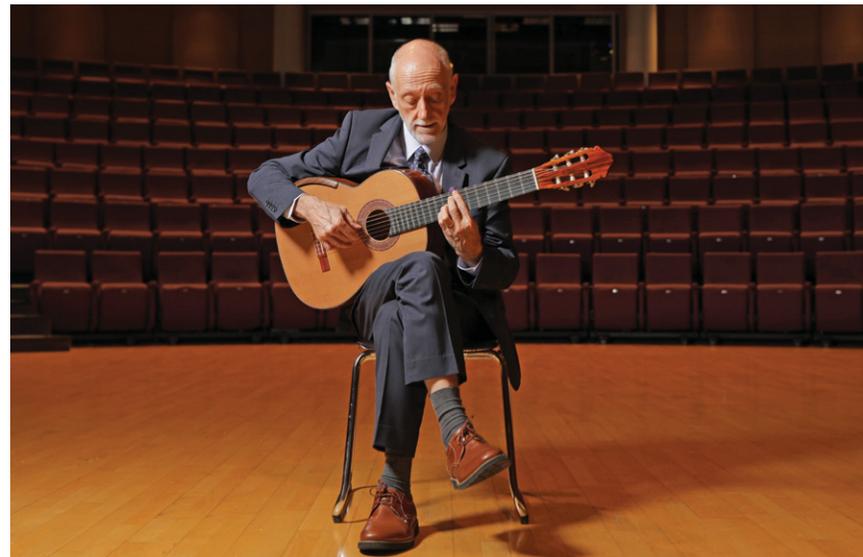
### 粵劇與悟醒

2009年，華道賢教授獲澳洲政府頒發Member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AM) 以表揚他的藝術成就，尤其於達爾文結他節的付出和貢獻，以及對音樂教育的投入、對新晉音樂家的支持。教授從事藝術工作多年，由台前到台後、演奏到行政，教授說：「我沒有遇到一個人是不喜歡音樂的，它是人的一部分，像空氣般存在。」這藝術形式屬於人類，由發掘到鑽研，不斷吸收著人間養分。它可以是來自天空與大海，也可以是小島或蜻蜓。它連繫著土地和春秋。教授在澳洲學習藝術，卻「一直對澳洲之外的事物很感興趣」，在北澳達爾文居住多年，教授多半是感受著充滿亞洲風情的氛圍，好奇著地球的這個角落，他希望聆聽著這裏的種種。

華麗的感覺確實短暫，但背後所花的努力和汗水，才是藝術價值所在。

華道賢教授特別喜歡撥弦樂器的聲音，雖然有接觸大提琴，也很愛大提琴的音調，「但諸如琵琶、西班牙結他等樂器的聲音卻總是讓我覺得充滿魔力」。大提琴的音韻是持續的，但至於撥弦樂器，你彈一個音調，它一瞬間就消逝了，但這瞬間卻是永恆持久的，他的餘韻若隱若現，恍惚如煙霧。這種感覺與舞台類近。人們經常覺得舞台是短暫的，它華麗而具魅力，可是一瞬即逝。它不能留住青春，只能記錄青春。然而，教授認為「華麗的感覺確實短暫，但背後所花的努力和汗水，才是藝術價值所在」。學習藝術，沒有長久或短暫這個概念，它可以是陪伴人們一輩子的朋友。舞台短暫，是人們對表演藝術的誤解，而誤解的源頭之一，是「他們以為表演藝術的焦點在於巨星」。教授說：「如果十天後就有一個音樂會，但我日間沒有時間練習，我會在凌晨3時半起牀，花兩三個小時練習彈結他。」雖然這全是苦功，但卻令人享受。舞台並不存在僥倖，全是工夫，而且只要人們不斷地往下掘，便會發現更多的華麗寶藏。

教授在香港有許多新發現。首當其衝的是粵劇，這是一種他以前從未認識的藝術表演形式。「別人都說這是一種文化衝擊，我不認為是衝擊，反而是一種悟醒。」粵劇需要華麗的舞台、服裝，華道賢教授曾經應邀去過不同粵劇團體的表演，認識和感受這種文化。「去最初幾場的時候，我覺得很大聲。久而久之，你開始理解這一切，然後發現它跟其他歷史傳統一樣，有著深厚的底蘊。」其實粵劇也有他們喜歡的巨星，但人們對於粵劇獨有的藝術形式，卻有著同樣的信仰。他們會化一樣的妝，用同樣的方式去穿衣裝扮。但粵劇有它明確的定位與規範，無論在舞台空間運用還是服裝角色扮演，都有它一套格式，每人素位而行，但卻共同擁有這短暫的華麗：「它不止是娛樂，是某一社群的象徵，別具意義。」



### 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混亂

2012年，華道賢教授出任香港演藝學院校長一職。當初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混亂。此起彼落的美化工程、街道維修、重建、活化。讓人們對於城市有著多種的審美觀，而這種觀望點會經常改變，因為城市每分鐘也在變動。然而，你可以在小小的角落裏找到令人快樂的時刻，「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像香港這樣，亂是亂，但充滿活力」。在香港的一天，華道賢教授對於灣仔星街的一角最為深刻，這裏四周都是精緻的餐廳，沿著皇后大道東行走，會不時看到許多古老的家私店，在這些店裏，都是亂成一團的，但你會找到它們的規律和秩序，只要慢慢的細心地，也可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華道賢教授也喜歡坐港鐵到旺角的花墟和金魚街。「這裏實在太多元化。我覺得這一切有趣、刺激、具創意。」旺角是個充滿動力和生命力的地方，令人不禁反思自己的生活。尤其當一個表演者走到這裏，總會以表演藝術的視野去觀察一切。例如舞蹈家想創出新舞姿，會留意街上途人的動作，音樂家會嘗試模仿這個城市的聲音。而在澳洲坎培拉因為人口密度和比例的關係：「你一早起來不會聽到任何聲音，這樣挺嚇人的，令你不禁想：哪裏有生命呢？」教授說自己很愛旺角：「我可以花一兩星期在那裏閒逛。當你踏出港鐵站，街上擠迫得像沙甸魚，又熱又潮濕，但我很享受。而且香港四季分明，這對我來說是最完美的氣候。」在香港的生活方式豐富也多元化，總會找到自己享受的東西。

對於經常有種「香港需要學習其他地方」的說法，華道賢教授卻認為「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別人可以說香港或不是其中一個榜樣，但我不認為香港需要向倫敦或紐約等大城市學習」。很多人傾向往外面看，「但這不是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怎樣做，而是發掘新構

思」。故此，華道賢教授並沒有否定往外看的必要，而是往外看了之後。如果分辨香港和倫敦或紐約的藝術界有何相似之處，那可以說是藝術與社會的關係明顯。人們都喜歡把藝術融入生活，也喜歡透過藝術去記錄和分享社會。藝術是社會思考模式的一部分，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太相似的地方，除香港的空間結構等客觀因素外，還有香港傾向從商業角度看，但華道賢教授並不認為這是一個負面現象。

### 表演藝術不是為了表演者自己而出現

「我覺得香港務實的商業思維跟藝術有很好的連繫。」比如18世紀中期的歐洲音樂逐漸商業化，從海頓到莫扎特等作品，大部分都是當時各大音樂廳和各種組織的私人委約作品。正是這樣，才使音樂成為一種平民化的娛樂活動，使無數樂譜流通和傳承，避免了將音樂家的作品陷於無人問津的境地。

香港演藝學院於1984年成立，由民政事務局支持，演藝學院曾經有過許多了不起的畢業生。「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演員黃秋生，還有很出色的音樂家張緯晴，也有幕後製作的人才。」選擇入讀演藝學院，本是想當一名表演者。華道賢教授說：「表演者也要思考：我可以怎樣做，令新的觀眾對我的表演感興趣呢？」而學院也一直在培養學生建立這樣的思維。

同時，發掘新方式把表演藝術帶到社會，建立自己的觀眾群也同樣重要。現在有社會媒體等平台，給青年人很多機會去開拓新市場。台灣、韓國、北京等地也是一樣，鄰近地區都擁有同樣澎湃的表演藝術力量，對表演藝術的熱情遍及亞洲。

「不過確實要當心」，過於沉溺自我會讓人散漫，熱衷於付出和分享，才令人進步。說到底，表演藝術不是為了表演者自己而出現，而是為了藝術本身和觀眾而存在。只有不斷發掘，把自己完全放入這個狀態；只有你主動去找它，這如煙霧瀰漫的東西都會變得實在。

「我希望我們的學生都有這樣的思維。」

### 華道賢教授

華道賢教授畢業於Adelaide University's Elder Conservation of Music，修讀古典結他，主力研究19世紀鑑古演奏法。1987年，在位於澳洲阿德雷得中央商業區的音樂學校，University of Adelaide埃爾德音樂學院畢業。由1990年開始，便在Charles Darwin University任職，擔任高級講師、院長等重要職位，曾領導的範疇包括大學的法律、商學及藝術學院、創意藝術與人文學院等。2009年，華教授於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擔任音樂學院教授及院長。2012年來港，加入香港演藝學院，擔任校長一職。從事大學教育工作長達30年。

## 男拔生追二胡夢 撕掉畢業證書 醉心音樂 獲獎學金將赴美讀指揮學



當人人追求一個大學學位，現年29歲的司徒健當年卻為追求拉二胡的音樂夢，撕掉拔萃男書院的畢業證書、放棄中六學位、與家人冷戰，終在音樂世界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由12分的會考小子成為教育局第三屆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得獎者，將遠赴美國修讀指揮學音樂碩士，冀未來創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樂團。

第三屆香港卓越獎學金計劃頒獎禮今日（2017年15日）舉行，78名得獎者可每年最多獲政府的25萬元資助學費，資助本地傑出學生在香港境外升讀世界知名大學；曾為香港中樂團樂師的司徒健為今年得獎者之一，將遠赴美國伊薩卡學院，修讀指揮學音樂碩士。

贏得獎學金之一的29歲司徒健，當年會考成績只有12分，雖然可獲中六學位，但他卻選擇與二胡為伴，在香港演藝學院修讀二胡和高胡。

### 會考12分 演藝修讀二胡GPA高達3.7

他表示，雖然會考成績分數低，但在演藝修讀二胡期間，GPA卻高達3.7分（4分為滿分），直言：「當你搵到屬於自己的世界時，你會發現之前的都唔重要，可能係你唔適合，但唔係你唔掂。」

讀音樂在港出路少，司徒健表示，中一時父親離世，哥哥成為全家的經濟支柱，家人當時反對他讀音樂，期望他能修讀出路好、收入高的科目；自言當時年少氣盛的他竟撕掉男拔的畢業證書以表心志，又放棄中六學位，誓要考入演藝學院，翌年終如願。

當你搵到屬於自己的世界時，你會發現之前的都唔重要，可能係你唔適合，但唔係你唔掂。

放棄傳統升學路徑，司徒健找到能令他展翅翱翔的一片天，2011年尚未正式畢業的他，成功考入競爭激烈的香港中樂團，擔任全職樂師，司徒健表示，對上一次有港人獲聘成樂師，已是十年前的事，而當年考核以閉幕形式進行，不會因港人身份佔優，逾30名應徵者中，最後只得他與一名內地人獲聘。

### 裸辭中樂團樂師一職 將赴美進修指揮

從小喜愛二胡，惟數年前到瑞士出席音樂節，被當時帶領樂團的指揮吸引，新念頭湧現，冀以此作新嘗試。至去年毅然裸辭，放棄中樂團樂師一職，到美國等地報讀短期工作坊裝備自己，今成功取得獎學金並赴美繼續進修指揮。

他表示，香港職業樂團少，音樂畢業生因而欠缺表演機會，只能從事教學相關工作，冀未來能成立屬於香港人的音樂團。

## 棄覓正職 堅持逐夢 抵受嘲笑 工程尖子20歲學音樂 替港首奪英國作曲獎



原本連樂譜也看不懂的梁騫仁 (Austin)，大學時為打發時間參加合唱團，卻被古典音樂吸引，於20歲重新學音樂，展開音樂人生。在生物醫學工程系畢業後，他邊做兼職，邊旁聽音樂課，更赴英進修作曲。如今28歲，Austin早前奪得英國皇家愛樂協會的作曲大獎，是該獎自1948年設立以來首位獲獎的香港人。曾經面對旁人的嘲笑，他只感無奈，「香港對成功及出人頭地的意思是賺到錢，好像做醫生及律師，讀作曲是一件很傻的事」。

梁騫仁現在正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修讀作曲系碩士課程，他形容藝術在那裏是一件很「貼地」的事，人們閒時會去聽音樂、看話劇，有人工作後趕去練習樂器，一切都顯得平常。「在香港，藝術彷彿與生命無關，它只是種工具，或是所謂較高階層人士的活動，一般人很少接觸」。讀大學前的Austin亦甚少接觸音樂，大學二年級加入學校合唱團，只是出於「無所事事」，想找活動打發時間。

### 入合唱團愛上音樂「如暗戀女孩」

「那時連樂譜也不懂看」，Austin憶述小時候曾短暫學習彈琴，長大後幾乎忘記所學，

當時他以為合唱團只是「唱唱歌」，但他一聽別人演奏音樂時，如著魔般愛上，「失眠了好幾晚，感覺有些東西不同了」，他笑言好像「暗戀一個女孩似的」。

### 自費學樂理小提琴 日練6小時

從小到大，Austin都沒有明確目標，因為不喜歡讀商科，不善於文科，父母又認為讀工程的前途不錯，成績優異的Austin拿著獎學金入讀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自從被音樂所吸引，他自費學習樂理和小提琴，每天堅持練習五至六小時，兩年內考獲8級程度，同時確定自己想往作曲發展的方向。

在香港，藝術彷彿與生命無關，它只是種工具，或是所謂較高階層人士的活動，一般人很少接觸。

### 兼職售電磁爐玻璃 旁聽音樂堂

畢業後，為了繼續學習音樂，他選擇兼職電磁爐玻璃銷售助理，帶著玻璃四出向客戶講解，每天又旁聽大學音樂系的課堂，更不時厚著臉皮請求教授指導他的作品，「常常被他（教授）罵，像是『為甚麼你這麼勤力但又做不好』，但我知道他是出於緊張」。在經濟拮据下，Austin常吃大學的廉價飯以節省金錢。三年前，一位教他作曲的老師鼓勵他繼續進修，為了夢想，Austin辭職報讀演藝學院的作曲及電子音樂系高等文憑課程，其後前往英國修讀作曲系碩士。

28歲，對不少人來說是事業拼搏期，Austin只有兩年工作經驗，還要修讀一科在他人眼中沒甚「前途」的科目，身旁的朋友紛紛問作歌「怎維持生活」。有人輕看他，Austin亦曾懷疑自己的能力，坦言若不是香港賽馬會提供獎學金，「應該不會讀了」，因為一年廿多萬元學費「實在太貴」。

### 皇家愛樂協會邀作曲 明年首演

Austin慶幸生於小康之家，可以放心追夢，但慨嘆社會扭曲的價值觀，「香港定型了『成功』的意思，賺到錢便代表出人頭地，他們認為讀作曲很傻，因為賺不到錢」。Austin得到作曲大獎，更獲英國皇家愛樂協會邀請作曲，其作品將於明年6月由英國愛樂管弦樂團（Philharmonia Orchestra）首演。在別人的眼中，Austin的選擇也許「天真」得很，但他毫不介意他人眼光，同時勉勵別人「要為自己的夢想盡力」。

### 冀大眾感受藝術可影響生命

Austin說暫計劃繼續升讀博士，未來希望回港透過不同方式，改變香港的藝術風氣，讓大眾感受到藝術「很平民、可以影響生命」的一面。

## 赴頂尖學院交流排練《鐵達尼號》 演藝生珀斯踏台板 上演百老匯音樂劇



現時不少大學生都會到外地交流，增廣見聞，動輒花上半年至一年時間，但Elsie發現一些短期交流活動，也能令學生獲益良多。早前，兩名香港演藝學院學生，便到西澳表演藝術學院交流兩星期，與該校學生一起參與著名百老匯音樂劇《鐵達尼號》（Titanic）的讀劇排練和演出。Elsie最近便與兩名學生見過面，兩人均表示是次機會難能可貴，使他們見識到國際頂尖藝術學院的水平，大為震撼。

### 交流兩周 獲益良多

是次活動由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和西澳表演藝術學院音樂劇系合辦。位於珀斯的西澳表演藝術學院是世界頂尖演藝學校之一，去年曾到香港演藝學院表演和舉辦工作坊。這次由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挑選兩名學生，於今年6月到該校交流兩星期，與20名音樂劇系一年級學生合作排演音樂劇《鐵達尼號》的讀劇演出，機會難得。

Elsie知道，《鐵達尼號》是著名百老匯音樂劇，由彼得·史東（Peter Stone）編劇，莫里·耶斯頓（Maury Yeston）創作詞曲，於1997年首映，榮獲當年東尼獎的最佳音樂劇和最佳原創音樂等大獎。雖然與同名電影一樣取材自1912年鐵達尼號沉沒這場世紀海難，但音樂劇並非以愛情作主線，而是向死難者致敬，劇中角色均以真實的船上乘客為藍本。

有幸獲選成為交流生的尹溥程 (Edwin) 和劉雨寧 (Nicole) 向Elsie解釋，讀劇與正式搬演完整的音樂劇不同，演員拿著劇本，主要以聲音帶領觀眾進入劇本呈現的世界，附以少量、簡單的肢體語言和走位，可以理解為「現場演出、看得見的廣播劇」。

### 犧牲休息 苦練唱歌

Edwin和Nicole均為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三年級生，主修表演，曾在校內音樂劇《Pippin》中擔任男、女主角，但是次交流卻令他們嘗到挫敗的滋味。他們表示，《鐵達尼號》的合唱又多又複雜，但第一天練習，短短兩小時就要學完第一幕的所有合唱歌曲，香港的演藝學生普遍需時一至兩周才能做到。

見識到國際級藝術學院學生的水準，自愧不如，明白到「自己距離別人有多遠，應該如何要求自己。」

由於一起排練的學生都來自音樂劇系，有音樂底子，即使只是一年級生，只接受了學院四個月的正規音樂劇訓練，甫開聲已經「似模似樣」。連考獲八級聲樂證書的Edwin也坦言，「難跟上進度，好大衝擊」。

整個排練過程，速度快，要求也高，老師不會一板一眼地教，Nicole告訴Elsie，「若出錯了，老師不會等你，在整首歌唱完後才點出錯處，然後再來一遍，15分鐘就練完一首歌」。落後於人，唯有急起直追。平日每天排練八小時，晚上二人就犧牲休息時間，在琴房繼續練習，Nicole更「連洗澡時也在練習」。最終他們成功趕上進度，對演出感到滿意。

這次交流除了激發二人苦練唱歌的鬥志外，更令他們學會分析劇本的方法。排練初期，學生一起讀完劇本，會把劇本分成小段，研究每個角色在該段的行動。當地的學生更把歌詞當成對白般分析，自行閱讀分析音樂劇歌詞的書籍。Edwin表示，這種細緻是在香港學習時從未體驗過，「在香港，這些分析都是自己個別做的，而且不會做得如此仔細」。看來，歌藝進步之餘，Edwin和Nicole對演戲也有更深入的思考。

交流期間，校方還安排Edwin和Nicole觀賞由該校二至三年級學生演出的經典百老匯音樂劇《42街》，劇中有大量踢躑舞場面，學生的演出令人歎為觀止。Nicole說，「整個演出的能量很澎湃，水準專業，令人難以相信是學生演出」。他們見識到國際級藝術學院學生的水準，自愧不如，明白到「自己距離別人有多遠，應該如何要求自己」。

### 返港進修 改善弱點

完成交流後，Edwin和Nicole發現，距離成為專業的舞台劇演員，仍需要許多技能，前路漫漫。因此，回港後，他們針對自己的弱點，分別報讀舞蹈和音樂課程，積極進修。

Elsie問到二人的志向，他們都各有抱負。畢業於科技大學環球商業管理的Edwin，當初毅然放棄銀行的穩定工作，轉投演藝路，至今三年仍然無悔，希望往英國進修，把經驗帶回香港和觀眾分享。至於在內地出生、曾在新加坡攻讀藝術學士的Nicole則認為國內的舞台劇太單一，希望自己多磨練，把所學帶回中國，融合中國文化，為內地觀眾帶來新鮮的觀劇體驗。

Elsie認為，香港雖然有國際大都會之稱，但在某些方面仍有待發展，例如文化藝術，家長不妨把握外地交流機會，讓孩子放眼世界。

## 張緯晴：我十歲時，就決定要當個Concert Pianist了



坐在香港演藝學院的Recital Hall裡，張緯晴受訪時似乎有點緊張，最自在的還是她在鋼琴前彈奏的時候。「打擾你了。」「不要緊，我回來演藝也可以練琴。」她這樣說。25歲的她，今年剛剛入圍了Van Clibur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的決賽，並贏得了由網民票選的「觀眾大獎」。「為了這次比賽，我整年就專注練習，沒有報其他的比賽。當然，也有其他參賽者也有報其他比賽，參加完這個就去另一個，不過我就不是這樣囉。」問到她的現在的目標是甚麼？

她這樣回答，「我希望當一個concert pianist」。她說，她從十歲就立定志向了。

### 專注的人

在這世代，難以找到專注的人。張緯晴是專注的。十歲就立定志向的她，其實早於四歲就隨當鋼琴老師的爸爸學琴，九歲時轉隨香港鋼琴名師黃懿倫學習，開始參加大量鋼琴比賽，贏得烏克蘭霍洛維茲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少年珍妮芭侯雅國際鋼琴大賽等冠軍，14歲時就放棄常規的教育方式，取得獎學金，正式入讀香港演藝學院。這算是犧牲，還是專注？「我覺得在音樂上，你是需要有覺悟才行的。你必須全情投入，才能達到那個高度。」然後她19歲，就完成了演藝學院的學士學位，再負笈耶魯大學，師隨Peter Frankl，22歲完成音樂碩士學位，就回流返港。

現在的張緯晴，有當鋼琴老師。「在香港，你很難單靠演奏維生啦。我也想有足夠的收入，可以供養家人。」然而她的一天也是離不開鋼琴，一早起床就開始練習，直到學生放學時間開始教學，教學完結後，又是繼續練習，「當然中間有吃飯啦！」她不忘笑著補充。

### 停不下來的

然後她開始彈奏。起初是因為要拍攝，但就算攝影師因為她動作太大太快而要求她作勢彈奏也好，她停下不久，又再繼續彈奏。她的生活就只有音樂嗎？「我現在每天都去健身房，」她說，「因為健康，也因為演出需要充足的體力啦。」

體力是專業鋼琴獨奏家要面對的問題，尤其對女性而言，你要彈奏長篇的作品，首要條件就是你有足夠的體力完成它，無論是體能上，還是精神上，你也需要變得強悍。「那次參加比賽前，我是由早上10時，練習到晚上11時的。」她在決賽選擇彈奏的，是貝多芬的《G大調第四鋼琴協奏曲，作品58》。



Van Cliburn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2017  
決賽六名鋼琴家，只有張緯晴一位女性。

這首協奏曲一般演出需時約半小時，而在比賽期間，鋼琴家更需要一連四日以五重奏及自選的協奏曲競逐名次，而讓鋼琴家更添壓力的，是這次比賽有進行直播，讓世界各地的觀眾都看到參賽者的演出，然後參與評分。「有時如果比賽時間在早上，我會看看那個觀看直播的人數，然後告訴自己，嗯，也不算很多人而已，讓自己放鬆。」

我覺得在音樂上，你是需要有覺悟才行的。你必須要全情投入，才能達到那個高度。

### 溝通之必要

經歷這些一切，都是為了讓自己成為一個獨奏鋼琴家。25歲，她認為自己的事業仍是起步階段，而她愈來愈花得多時間去思考樂曲本身，而非單純練習。「也許如彈奏李斯特的樂曲時，當然需要多點關注技巧，但基本上，我在香港的訓練有把基礎打好，現在要做的，往往就是探索樂曲背後的思想。我現在很喜歡讀鋼琴家的訪問，也喜歡在youtube看不同的人演奏，這些對我的演出也有幫助。」

從一個天才式的音樂神童，要走進更嚴格的古典音樂世界，張緯晴仍在路上，但她的目標仍然不變。「有時候我是不理解有些學生的不專注啦，那時候我也沒法子」，她說，「不過，有時當我去到不同的地方演出時，也會得到專注的反應。我記得有一次，我去到母親的抉擇，彈琴給那裡的小朋友聽，他們異常的專注，那是我很難得的演出經驗。」世界如此不專注，然而對每一個人來說，也應該有一個可以讓他們專注的點。對張緯晴來說，那就是音樂。

## 調整課程 勤練習似打磨 演藝音樂院長： 學生是高級寶石



在演藝音樂學院院長蔡敏德眼中，她的學生是一顆極高級數的寶石。過往多年於英國的教學經驗，使她發現香港學生有天分，勤力程度亦無人能及，惟學院卻未能為他們提供足夠的練習空間和時間。故蔡敏德下定決心「還原基本步」，在既有的課程框架中，劃出空檔讓學生進行小組練習；學院沒有足夠的練習室，她就到其他機構借場，只盼望不再剝削天才的努力機會，「無論他們多有天分，練習不足都難有進步。」

音樂學院約有250位分別來自西樂、中樂、作曲或聲樂系的學生，跟世界各地的學府相比，此等規模不算龐大。不過蔡敏德認為，本港學生精英雲集，其表現絕不亞於她在歐洲所遇過的學生，「由於我們的收生人數少，獲取錄的學生都是有天分的，而且本地生比歐洲學生更勤於練習，努力的天才，加上用心的導師，這個組合也帶來很神奇的魔法，讓我們培育出眾多優秀音樂家。」

### 全職老師似「教子女」

蔡敏德指，演藝是全球多所學府中，少數決定由全職老師兼教青少年音樂課程及學士學位等高階課程的院校，藉此貼身培訓未來音樂家，「不少人都是從 Junior School (青年課程) 開始接受栽培，如早前於國際鋼琴比賽奪得獎項的 Rachel Cheung (校友張緯晴)，她到大學畢業都是師承同一位老師將近十年，老師幾乎是『教子女咁教』。」

我希望能善用人際網絡為學生提供演出機會，讓世界知道演藝是音樂學校的寶石 (gem)。

然而，好的種子在未夠養分的土壤中，能否發芽成長仍是未知之數。蔡敏德坦言，音樂學院無法為學生提供足夠的練習空間，「我們曾委託顧問公司撰寫場地應用研究報告，連對方都說未見過有練習室的需求如此緊張，每一節的預約者離開，下一位學生便隨即入內練習。」她續說，此情況一般於早上7時開始，直至晚上11時才結束，有學生更會為了練習而放棄午膳時間，由此可見他們對音樂的重視程度。

### 練習房需求殷 外借場地

由於音樂學院推行一對一指導課，故學生同時佔用練習室的機會甚高。蔡敏德慨歎，即使明年演藝新大樓落成後，音樂學院只獲分配「十幾間」練習室，數目與她心目中的「幾十間」仍有一段距離，「主修小提琴的學生尚可於走廊練習，但鋼琴學生不能自備樂器，故現時學院僅得八間鋼琴房絕對不敷應用，當學生有考試、比賽，老師通常都會借出自己房中的鋼琴讓他們練習。」

短期之內，蔡敏德為解決龐大的練習場地需求，早前已跟位於演藝校舍對面的音樂事務處商討借用地方，因該處為中小學生開辦樂器課程，學生在放學後才會前來學樂器，故音樂房通常在早上都是空置，可配合演藝生的需要，她相信借場成事機會高。

除了練習場地問題，蔡敏德亦有感學院給予學生的練習時間不足，「每個小時都排滿了課，時間編排太緊湊，但音樂是藝術，我們不是偏向技術層面的科目，學生應該要有更多空間發揮創意，讓他們有空間深入思考。」她續說，課程緊張亦導致不少人下課後才有空檔練習，拖著疲倦的身軀和腦袋練習並不理想，幫助亦不大。

### 團體練習課改為小組練習

有見演藝推行四年制學士課程後，音樂相關的課堂比例未有隨之增加，蔡敏德明白重整課程架構非一人可決定，但現時她看見既有框架都有調整空間，「我希望每個單元可更organic，譬如老師僅會擔當管弦樂的指導 (guide) 角色，不要每事都教 (teach)，盼讓學生對自己的四重奏練習時段 (Quartet hour) 多負責任。」

此外，主修管弦樂的學生過往每周有兩次團體練習，分別歷時兩小時及三小時。蔡敏德打算將其中一次刪走，改為各個樂器組的小組練習，藉此提高學生練習成效，「無論他們多有天分，練習不足都難有進步。」

### 親領學生走上國際舞台

雖然蔡敏德點出學院多個問題，但她深信熱心的教師團隊能夠填補不足之處，「老師為了學生總是逗留到7點，甚至9點才離開，星期六日又要教青少年音樂課程，幾乎是將自己的生命全情投入到音樂教育。」作為院長的蔡敏德亦不例外，自三年前上任後，她一直積極推動學院走向國際化，過去數年更多度親領學生到海外演出。

「趁我在國際舞台仍有認知度，我希望能善用人際網絡為學生提供演出機會，讓世界知道演藝是音樂學校的寶石 (gem)，並使學生因海外交流而進步，過往我也成功建立他們自信心，明白香港學生水平佳，不會比其他人『蝕底』！」蔡敏德笑說。



儘管行政工作繁忙，但蔡敏德仍會抽時間親自率領學院樂團演出。



演藝近年成立了畢業生樂團「演藝愛樂」。

### 港生勤力有天分值得我去幫

出生於香港的蔡敏德，早年負笈英國，她曾以為自己不會回流，卻因痛惜香港學生，甘願繼續留任，「這班年輕音樂家值得我花時間去幫。」

中學畢業後，蔡敏德負笈英國皇家音樂學院，96年她於倫敦國王學院音樂學院修畢博士學位，同年加入當地的東安格利亞大學擔任音樂講師。直至三年前，她在朋友勸說下，回流香港成為演藝音樂學院院長，「最初我成為講師，很大部分原因是博士畢業，我需找份工作才能留在英國；今天我未離開教育行業，全因我太疼學生。」

### 沒有放棄擔任指揮

蔡敏德強調，港生勤力又有天分，惟本地樂團少，每年可吸納的人有限，「學院花心機栽培明日之星，但他們的出路只得樂器導師，豈不是浪費？」故她上任一年便開辦了畢業生樂團「演藝愛樂 (Philharmonia APA)」，冀畢業生放下謀生壓力，盡展才華；她又協助學生成立四重奏，盼望年輕音樂家通過團體合作，訓練音準、合奏等技術，這對他們日後練團亦有幫助。

成為音樂院長前，蔡敏德多度擔任著名樂團指揮，惟如今工作繁重，難再頻繁上場，但她仍未放棄愛好，「擔任指揮的事前準備工夫要很充足，我希望自己能成為學生的榜樣；指揮工作亦能讓我跟業界接觸，借機為學生覓得演出機會。」

## Why Hong Kong's theatre design graduates have no lack of job opportunities



Graduates in theatre design are much sought after for their versatile skills but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appreciation for the hard work that goes on behind the scenes, according to a school dean and young artists.

22 graduates of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School of Theatre and Entertainment Arts have rolled out their signature works in an exhibition at the institution. The school is a specialised wing of the Academy.

"There are many job opportunities for our students, whether it's design, technology, lighting or sound - they are all needed," Professor Gillian Choa, School Dean since 2013, said.

Students in the four - year curriculum for the bachelor's degree in fine arts must cover 12 fields, from costume to technical drawing, before taking up their majors.

Choa recalled that, when Hong Kong Disneyland and Macau's entertainment industry both started, "thousands of technicians" were sought from the School. "We couldn't fill the vacancies even if we gave them all our graduates."

At the time, she added, HKAPA graduates were helping implement others' ideas, especially from the US, without offering much creative input. "Now it's very different and I think it's the confidence employers have in our graduates. Some of our alumni are now in senior positions in design and management."

“Our students graduate as professionals and they can assist or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all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hey received.

Universal Studios in Beijing, due to open in 2020, has also approached the School about possible job opportunities.

"Our students graduate as professionals and they can assist or work independently with all the practical training they received thanks to the six Schools at the Academy, which present 13 productions every year," the dean said.

Hong Kong students, she claimed, enjoyed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spoken and creative languages, even o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School now boasts a 98 per cent employment rate among its graduates.

Zora Lai Lok-yan, a 2017 graduate in costume technology, whose "Cinderella transforming dress" - a unique outfit that can change form and colour in a split second - will take up a job in Switzerland next month.

Her work is featured in the current exhibition.

"My parents were tailors in the bygone textile industry, so it's a natural thing for me to go into costume design," Lai, 24, said.

"I have no problem finding a job but remuneration is lower than what I expected. Perhap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appreciate tailor-made costumes when they can get everything cheap on Taobao," she added, referring to China's online retail giant.

Fellow graduate Ryan Lo, 22, secured a job as an instructor at the general education uni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ven before he received his degree.

"I once worried about employment with a degree in set and costume design, but no longer after offers poured in during my final year," said the Toronto native, who now works as a freelancer.

"I will first have some fun and learn by freelancing. Recently there was a demand for designs of haunted houses since Halloween is coming," he added.

The HKAPA exhibition is open to the public at the school's Wan Chai campus and runs until July 2.



轉載自: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日期: 2017-06-25 文: Oliver Chou

## Poised to go professional



**The Academy Festival, held by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HKAPA), kicked off with School of Dance Spring Performances. HKAPA students worked closely with both foreign and local noted choreographers to create the shows.**

The Hong Kong Academy of Performing Arts launched its first festival to showcase works by young talents whom the institute has helped hone to very fine standards.

The first-ever Festival of student performances put together by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HKAPA) is on in full swing.

Until July 6 the students of HKAPA's six Schools - Chinese Opera, Dance, Drama, Film and Television, Music, and Theatre and Entertainment Arts - who will soon take their degrees and be ready to take the skills they have acquired at HKAPA to the professional sphere, are showcasing their best works. Academy Festival 2017 is the pilot edition of what's going to be an annual event.

"There is such a wonderful range of talent. It is very exciting to see all the work coming together," says Professor David Steele, Dean of the School of Dance at HKAPA. "Hong Kong has a strong, active dance scene, and HKAPA can do more to develop that scene and take it forward," he adds.

The Festival kicked off with the School of Dance Spring Performances on April 28. Australian choreographer Gabrielle Nankivell worked with HKAPA students of contemporary Dance to create a performance piece called *Cat Dérive*, where "the routines and rhythms of the city's inhabitants build a moving map that traces our shared environment".

"Each individual's idea of order is different. What's chaos for one may be orderly for the next," said Nankivell, elaborating on the idea informing *Cat Dérive*.

Hong Kong has a strong, active dance scene, and HKAPA can do more to develop that scene and take it forward.

London-based choreographer Cameron McMillan worked with Ballet students to come up with a powerful work called *The Inheritance of Form*, in which they explored the scope of contemporary ballet. "By acknowledging and exploring a rigorous expansion of ballet's pure and physically formal architectural language base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we engage in the evolution and re-definition of the form and its realm of possibility, seeking to ask what ballet could be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said McMillan.

Chinese choreographer Gao Chengming has created a searching work called *Fortunes* with students from the Chinese Dance department, while HKAPA faculty member John Utans choreographed a piece called *Faint Parallel Lines*, which he described as "exploring ideas of simultaneous existence and thought". "The piece looks at the way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patterns exist independently, in real life and in art and the moments when these patterns and paths cross over, collide or remain running side by side," said Utans.

### Reaching out

Samuel Leong, chairman of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of the Festival and Deputy Director (Academic) of HKAPA, noted that most events were un-ticketed as the idea was to ensure the greatest possible exposure for the students, rather than be guided by the logic of profit.



Posters of *The Cityscape*, a multimedia concert presented by the School of Music, is the highlights from the Academy Festival offerings.

Steele too sounded keen to reach out and share the excitement over the cultural programme developed at the institute. "It's hugely important that people are able to witness it," he said.

"We're actually worried that the events will be over-subscribed as the previous graduate shows have been," quipped Leong.

"I hope more people will be interested in Chinese opera and see it as an art form that contains many elements," said Wong Ho-yau, a third-year student of Chinese Opera who will be performing in the *Gongs and Drums* Cantonese Opera performance on May 26 and 27.

"I will be playing a male role this time. Chinese opera is much more contemporary now and the diversity of roles for female performers is improving," she added.

### Eye on Asia

HKAPA is actively seeking out opportunities to collaborate with organisations and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cluding Beijing, Taiwan, South Korea and New York. According to Steele, the institute's School of Dance is trying to get New York City's renowned Trisha Brown Dance Company to come over to Hong Kong and conduct workshops for its students.

"That would be a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any dance artist," said Steele. "It's important to share work and bring in visiting art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ut it's also our business to show our talent to those coming in, not just learn from them. It's really about sharing our expertise and intelligence in Asian cultures with the people who visit us."

Asia is at the heart of what HKAPA does, Steele added. The Academ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reflect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emphasis o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an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The Academy attracts not just Hong Kong students but also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eele notes. "We try to get a balance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 that between bringing international people here but also making sure the quality and strength of the local work is represented," he said.

Students of performing arts in Hong Kong have a unique advantage in terms of exposure to very fine standards of art from the world over, given the city's rich and diverse cultural mix. Living in this cosmopolitan and business-oriented city also gives them a leg up on how to prepare for entering the job market of today's dynamic art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t's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cultures, and we need to educat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value their heritage as well as their own experiences and perspectives. In order to innovate, you need to digest all that and see how it works for you," said Steele.

## 上課時間表「留白」撮合跨系創作 演藝舞蹈新院長 改革課程造星



演藝舞蹈學院於上月底完成春季演出，其中一部由三個舞蹈學系合演之作《模糊的平行線》備受好評，讓今年一月始任院長的施迪偉 (David Steele)，更覺跨學系創作的重要，故擬手改革上課時間表，騰出時間讓學生跨系創作，碰撞出更多火花；他又計畫成立校友舞蹈團，冀以一個小型但專業的創作空間，鼓勵年輕舞者發掘更多可能性，讓下一代成為具備創造力又有影響力的舞蹈家。

《模糊的平行線》於06年由舞蹈學院現代舞高級講師余載恩編創，今次再度登上演藝的舞台，交由芭蕾舞、中國舞、現代舞學生攜手演出。施迪偉笑言，有來自北京的編舞家讚揚部分人的舞蹈水平可媲美專業舞者，惟讓他倍感驕傲的原因，不止學生技藝非凡，更甚是從跨學系舞者的默契交流中，看見「Sense of Unity (團結一心)」。

「學生離開最熟悉的舞風，演出同一個作品；年輕舞者死守一種舞風是件糟糕的事，或因而妨礙個人發展、對舞蹈的認知，卻不知它僅是其中一塊拼圖而已。」施迪偉於歐洲從事舞蹈教育多年，其任教過的學府不曾設有中國舞學系，如今他於演藝得見中國舞融入芭蕾舞或現代舞，更加確信傳統舞蹈的文化價值，對本港學生尤其重要。

### 學院退一步 讓學生主導

惟現時舞蹈學院只得公演才有跨系合作，施迪偉留意到演藝學生每周的練舞時間，可謂他任教過的學府之冠，若不從上課時間表中著手，根本沒辦法創造更多合作機會，白白錯失那些「令人驚歎的創意」。故此他擬定修改時間表，騰出課節，讓三系學生聚首，「學院退後一步，由得學生主導不同的創作，讓其分享自身範疇的經驗。」

他們需找到自己的位置，思考可帶來甚麼改變。

施迪偉直言跨學系合作，尤其是薈萃中西風格的舞蹈創作，於世界各地的院校均屬罕見，卻有助學生從不同舞風中精煉出個人風格，相信日後將會成為演藝的一大賣點。成立逾30年的舞蹈學院有此改革，施迪偉既為了把握演藝位處香港、立足亞洲的獨特地位，亦為培訓更多具備影響力，有才幹為舞蹈圈帶來改變的明日新星。



《模糊的平行線》由芭蕾舞、中國舞、現代舞學生攜手演出。

舞蹈學院素有討論為其畢業生設立校友舞蹈團，施迪偉解釋，校方盼成為學界與舞蹈圈的橋樑，好好地裝備學生，使其更有準備的踏上專業舞台，「他們需找到自己的位置，思考可帶來甚麼改變。」他續說，在校生可於舞蹈團中實習半年至一年，嘗試於小型但專業的舞蹈團中學習，日後又會善加利用演藝校友網絡，如今年暑假將邀請畢業生回校分享。

### 成立校友舞團加強裝備

施迪偉認為，舞蹈學院的課程改革，必須從學院屬下的青年精英舞蹈課程（GYDP）、學士及碩士課程，作連貫的宏觀檢視，「假設學生14歲入讀GYDP，直到碩士，我要將不同階段所需學習的技巧串連起來（line up）。」各項變革需時籌謀，施迪偉新官

### 「不要一直處於被動」

現時本港有三大舞蹈團，不少演藝生畢業後都會報名投考。施迪偉非要質疑舞蹈團不好，但他並不希望演藝的學生只會加入該行列，校方卻沒有使其考慮獨立發展，「很多活潑精彩的作品都是由獨立舞者所創作，我們的課程要教授基本功，更要幫助學生跟繽紛燦爛的藝術世界接軌，不要一直都處於被動。」



青年精英舞蹈課程為有志於舞蹈發展的青少年而設。

上任亦了解學生程度，而舞蹈學院將於本月中舉行學生評估，他亦打算到場。

談起舞蹈學院的發展，即使施迪偉只是到任不久，但他的腦海中早有許多藍圖，「去年11月我未上任時，曾來港一星期觀察學院演出的最後準備工作，當時亦想想上任有甚麼應該要做。」課程變革的細節尚未齊全，但施迪偉基本上是抱著「言出必行」的心態來說出這些話，「若然我覺得這一切都不可能，我也不會來到演藝了。」

帶著過去30年於英國、丹麥及法國的工作經驗，施迪偉來到文化環境截然不同的亞洲城市，他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演藝與外國院校的中間人，廣納各地學府的優點，不盲目跟

從歐洲固有一套，反而因應演藝的特點，加以利用豐富的亞洲藝術文化，為「演藝出品」建立獨特的形象。

### 28年前來港演出對演藝念念不忘

施迪偉曾於多所歐洲著名學府任教，今年初決心將生涯版圖搬到香港，源於80年代跟演藝結下的「血脈之緣」。

回首1989年，施迪偉仍然是一位舞蹈學生。其時從未踏足過亞洲的他，因演藝舞蹈學院的首任院長籌辦了國際舞蹈學校節（International Festival of Dance Schools）而來到香港演出，「這兒的氣氛、設施都令我著迷，讓我感到很激動興奮，我就是這樣愛上演藝，感覺更是深植血脈裏的。」

主修現代舞的施迪偉，當過舞者，亦是編舞家。他的教育工作始於英國拉賓中心；後來擔任法國的昂傑國立安日現代舞中心（CNDC-Angers）及里昂國立高等音樂舞蹈學院（CNSMDL）首席現代舞講師；他亦於丹麥待了六年，成為哥本哈根文化部舞蹈計畫負責人，以及丹麥國家現代舞學校創校總監。

施迪偉其後回到出生地英國，擔任過倫敦現代舞學院進階表演主管、校友舞蹈團藝術總監及研究生課程主管；06年又重返CNDC出任研究總監；來港前，他已任職倫敦現代舞學院副校長及學術總監逾六年。其表現屢受舞蹈界肯定，08年先獲法國政府頒授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並於15年獲母校密德薩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

履歷如此亮麗的他，兜兜轉轉仍決定向演藝遞上求職信，「我希望成為其中一員。」從地球另一端走到香港，生活迎來不少變化，但他笑說如今整天於辦公室都聽到音樂學生吹奏樂器，又可從走廊見到舞蹈生練習，此處的一切一切依舊是其所愛。

## 回歸母校 分享心路 謝君豪三十載演藝縱橫



打滾演藝界30多年的謝君豪，作為香港演藝學院第二屆畢業生的他，在5月11日出席「精英校友分享：謝君豪·十三郎·廿載台板結義」，以成名作「南海十三郎」貫穿角色，與大家分享演藝歷程。

縱橫演藝界30多年的謝君豪，當年參加香港演藝學院首屆招生投考戲劇學院，可惜面試落選，後來報讀護士課程過著「鐵飯碗」生活。對戲劇有濃厚興趣的他，笑言自己「姣婆守唔到寡」，做護士半年後，睇到香港話劇團演出的莎士比亞名劇《請君入甕》為之著迷，再次投考成

為香港演藝學院第二屆學生。他說：「當年護士學生有兩千幾元人工，讀完三年後會有七千，以前的同學現在已升級做護士長在病房話晒事。當時我對戲劇產生興趣，演藝學院剛剛成立招考第一屆學生就去考，覺得自己掂硬，點知考唔到！睇報紙見到聯合醫院招聘護士，發現自己條件適合，加上不多男仔報考覺得實得，於是決定報讀。由於第一次報考演藝學院不收我好大打擊，有少少感覺懷才不遇，於是唔睇戲、唔做戲就放棄。哈哈！跟住做護士半年後，記得係睇到舞台劇《請君入甕》，我決定再考過，就得啱。」

為了學習演戲而放棄穩定的工作，家人難免會反對，但謝君豪坦言投考香港演藝學院未有通知家人，直至被取錄才告知，初時家人反對，後來變得很支持，因為經過解釋後家人知道他對戲劇有好濃厚興趣。

### 白衣天使變演員

由白衣天使轉為表演系學生的謝君豪，笑言從收到入學通知書後，再跟同學們會面，直至畢業的過程全都難忘。雖然「白衣天使」是有意義的工作，但以其性格會覺得比較沉悶。他說：「我會諗如果畀我全日也是接觸戲劇，可以演戲，將來又可以有人工幾好。當入到演藝學院就有這種氣氛，全日讀戲劇，除了有其他輔助科目，主要也是演戲，對我來講初步理想已達成。」

謝君豪坦言當年對未來演藝出路未有感到迷惘，反而認為應爭取學習機會為先。他說：「無諗太多出路的問題，當時好肯定會搵到工作，只是視乎是甚麼工作？好難得有一個機會在香港有一個專業訓練演員的學府，水準同規模是國際性，設備亦是世界先進。」他更透露學生時期首次演出毛俊輝執導作品《阿茜的救國夢》，與其他同學飾演難民，由於每日在劇院排練，所以於同一環境下演出，早已熟習，一點也不驚，反而感覺好玩，是好難得的經驗，又指上堂和做功課都在劇院裏進行，變相踩台經驗好多，加上每日做同一件事變得工多藝熟，熟練自然不會緊張。有不少來自演藝學院的藝人，入行後，獲得出色的成績。但亦有好多藝人半途出家便勇闖幕前，但憑著個人努力和經驗，也能打出一片天地。擁有多年演藝經驗的謝君豪直言條條大路通羅馬，演員要懂得演戲可以循入正規途徑學習，亦可一邊演戲一邊學習，反而要視乎那一樣較適合自己。

每個人都有天分，要視乎有冇機會發揮出來。

### 演戲不是純技巧

他說：「每個人都有天分，要視乎有冇機會發揮出來。讀書可以有個方法幫助學生發揮天分，戲劇學院用這個方式用了好多年，教導出不少好演員，但亦有些人未學過都可以達到神級。有些人可能有機遇碰到好勁的導演，將你的狀態發揮出來，發掘到自己的優、缺點及特色，演戲畢竟不是純技巧，是感覺的事，不過讀戲劇是一個保險，經過多年來的訓練總有個譜，真的天才不是很多，但畢業後就一定可以應付得到。」憑電影《南海十三郎》飾演粵曲編劇家江譽鏐勇奪金馬獎及香港金像獎影帝殊榮的謝君豪，於2013年重演《南海十三郎》舞台劇，先後於香港、中國及新加坡巡迴演出近50場。出身香港演藝學院的他，於在5月11日出席校友會舉辦「精英校友分享：謝君豪·十三郎·廿載台板結義」與大家分享演藝歷程，講座更是免費給公眾人士參與。他說：「希望分享入行多年，由話劇、影視行過這條路，究竟我的過程體會點樣？貫穿這條路有個角色就是『南海十三郎』，我89年畢業，三年後就演這個角色，一直到現今仍然有演出，所以可以從這個角色貫穿去分享，最重要是可以幫助到學生。」

## 專屬黑盒劇場下學年啟用 演藝TEA院長： 力推數碼媒體教學



演藝灣仔校園的擴建工程不日竣工，其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TEA）院長蔡敏志自四年前上任，一直深深念盼的專屬黑盒劇場，有望於下學年啟用。近年舞台演出、娛樂項目使用光雕投影、動態擷取及全息投影等科技的機會率激增，故黑盒劇場落成後，她計畫分拆出「媒體設計與技術系」，力推數碼媒體教學，日後更有可能增設相關主修，冀緊貼行業發展，培訓更多具有創意的人才。

TEA由「舞台設計系」、「製作科藝管理及設計系」組成，前者的專業學科，包括布景及服裝設計、服裝技術、道具製作、繪景，後者則為燈光、音響、舞台管理及技術指導，屬下再分設七個主修科—燈光設計、燈光技術、音效設計、音效系統設計、音樂錄音、舞台及項目管理和技術指導。

### 兩學系將分拆成三

為使學生更貼近行業發展，蔡敏志計畫於下個學年起，將兩個學系分拆為三個，屆時同樣涉及眾多科技應用的燈光和音響，便收歸於新增的「媒體設計與技術系

（Media Design & Technology）」，劃分為創意、媒體及舞台三大類，「新大樓落成後，TEA有一個屬於自己的黑盒劇場，盼日後可用於digital media（數碼媒體）教學，為學生提供更多培訓。」

蔡敏志表示，科技發展迅速，業內的技術應用亦隨之演進，她在兩年前檢視學士課程時，發現劇場內的數碼媒體，使用率不斷提升，如光雕投影（video mapping）、動態擷取（motion capture）都成為常用技術，「我看過一場舞蹈演出，不止播影片，連全息投影（hologram）都用上了。」惟該等技術，目前僅為其中一些課程的單元教學。

### 城城演唱會有光雕投影

除了劇院表演，光雕投影可見於香港迪士尼樂園煙花匯演期間的城堡，又如演藝校友黃志偉，去年為歌手郭富城《舞林密碼演唱會》設計的智能舞台，都用上這類技術。因此，蔡敏志相信各類娛樂項目極大機會採用數碼媒體技術，故擬向下學年的三年級生，加推相關課程，「若學生和業界反應良好，許多人欲循此方向發展，長遠或開設數碼媒體主修。」

對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學院，香港學生絕對不比其他國家『蝕底』。

下學年TEA將新增黑盒劇場作教學用途，蔡敏志解釋，涉及數碼媒體的製作，事前需多番測試效果，惟其學院一直未有專用演出場所，反觀其他學院均設專屬工作間，如戲劇學院設黑盒劇場，音樂學院亦有音樂廳，以往場地被搶先預約後，TEA師生難找到地方，「旁人沒想到幕後製作人員也很需要有自己的空間，可隨時入內工作。」

TEA雖未有所屬劇場，但蔡敏志強調，演藝素有多個劇院及演奏廳，學生參與舞台製作的實戰機會頗多，次數甚或超越外國同類學院，「我們可算最繁忙的學院，演藝一年有12個節目製作，每個演出都有我們的師生協辦。」她續說，英、美的學院多數僅為大學附屬部門，師生只能外借黑盒劇場，製作規模相對較小，畢業生入行後通常要接受更多培訓；而演藝學生製作經驗豐富，甫畢業便能獨當一面，擔任小型劇團的高級崗位。

### 課程設計緊貼行業趨勢

蔡敏志指，TEA要求學生全面認識舞台崗位，故須逐一體驗各個主修科的運作，一年級生輪流擔任拉線或換裝員等角色，參與演出的次數約為六至八次；待其選定

主修後，始專注單一範疇，先任高年級學生的助理；到四年級時，學生至少有兩次機會於學院製作中「擔大旗」，「每個表演約有四至六個月籌備，設計相關的製作及排練時間長，工作量不能過多，若是修讀舞台或技術管理則可有三次機會。」

「對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學院，香港學生絕對不比其他國家『蝕底』。」蔡敏志笑說，她作為一院之長，有責任為業界培訓具備創意、兼有能力的人才，課程設計亦須緊貼行業發展趨勢。下學年新校舍入伙後，她計畫跟城大創意媒體學院合作，分享彼此於數碼媒體的經驗，冀為學生帶來更專業的教學。

### 舞台及娛樂項目出路不少

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院長蔡敏志指出，前身為科藝 (Technical Arts) 學院的TEA於十五年前更名，反映行業由劇院製作趨向娛樂項目，其畢業生現於兩方面都有不少出路，「我不敢講就業率達百分百，不過至少都有九成八，我也不知道哪位會找不到工作。」

加入演藝前，蔡敏志任職自由工作者多年，曾受聘於多個舞台或商業活動製作。她在八十年代末，亦曾為「亞洲小姐競選」設計服裝、道具及布景，「我在學院接受的訓練，足以讓我轉到不同範疇工作，現時學生得到的工作機會，比那時的我還要多，除了舞台，還有電影、電視、展覽或時裝範疇都可能要我們幫忙。」

### 樂園藝術總監學以致用

曾於演藝修讀舞台及服裝設計的張誦義，現為香港迪士尼樂園藝術總監，他直指園方吸納了許多TEA畢業生，如服裝設計、舞台管理及技術等。以張誦義為例，他負責設計園內節日限定裝飾、花車及酒店特別宴會的布置，早前園區以春天為主題的活動中，他便使用了花樣，重新包裝一架火車型的花車，盼讓觀眾感受「春日氣息」。

由構思概念到成品製作，張誦義表示畫樣、出施工圖等流程，跟他十幾年前的學生時期相似，「我會跟承建商聊技術問題，雕塑用甚麼物料，如何裝嵌，而花車巡遊綵排時，也須跟導演配合，看看怎樣使表現更好。」他認為，現時的工作跟學院的訓練有關聯，設計背後有份「劇本」作為基礎，從而設計出切題的作品，使客人享受其中。

蔡敏志認同，TEA教學均以「舞台」為基礎，設計師要跟導演溝通，學生須了解一段表演背後的象徵意義，即使學生於娛樂及表演行業工作，「分析劇本」、「講故事」仍是重要的基礎能力。



TEA的設計系畢業展。



每年演藝的節目製作，舞台上「台、燈、聲」效果皆由TEA師生製作。

## 演藝首辦「學院節」



文化在傳承，藝術需進化，一批批年輕藝術家為本港文藝界注入新的活力。香港演藝學院將於四月下旬舉辦首屆「香港演藝學院節」，將畢業班學生的作品向公眾開放，呈獻粵劇、舞蹈、戲劇表演、音樂會等節目，並開展展覽、放映會及分享會等多元活動。

昨日，是次活動籌委會主席及香港演藝學院副校長（學術）梁信慕教授接受傳媒專訪，介紹節目內容。

### 六學院齊參與演出

參與演出的學生來自戲曲、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樂與舞台及製作藝術六個學院。舞蹈學院帶來新編作品與創新元素；戲劇學院上演四幕劇《海鷗》；戲曲學院與音樂學院的學生，攜手知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中樂指揮家何文川呈現「粵韻大調—阮兆輝×HKAPA」，此外還有多媒體音樂會《我城》、精英校友分享會「謝君豪·十三郎·廿載台板結義」、現代中國木偶戲等。部分節目為免費入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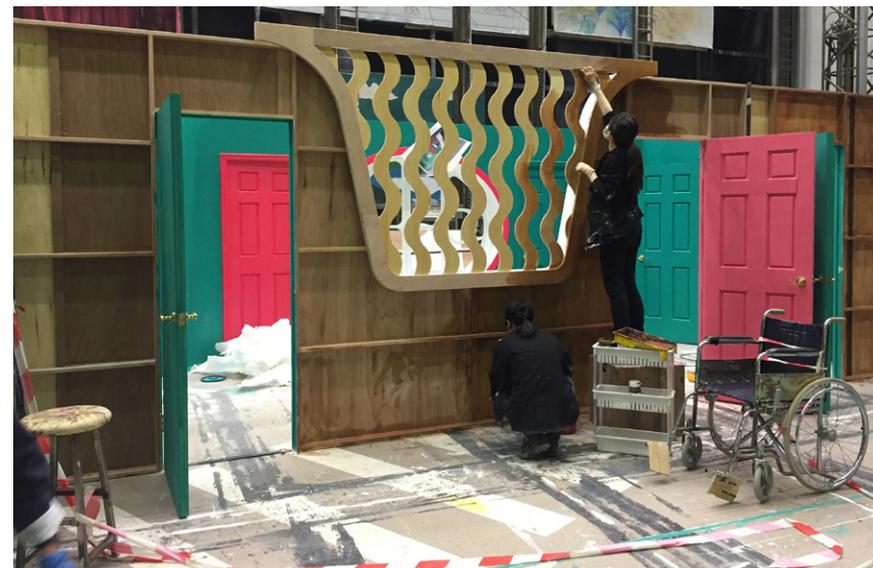
梁信慕表示：「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在這次籌備的過程中，我看到他們的熱情和努力，早早過來排練，晚上遲遲回去。他們也知道如何去配搭時間，因為學演藝的學生既要上課、寫作業、考試，又要練習表演，優秀的學生更會對外演出交流，這個不容易的。未來的表演藝術家需要鍛煉經驗的機會，我們希望藉此給年輕人一個展現自我的平台。」

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在這次籌備的過程中，我看到他們的熱情和努力……

### 舞台道具琳琅滿目

台前的演出與幕後的付出息息相關，記者隨導賞參觀演藝學院後台。道具部門的工作枱上，擺滿製作中的舞台道具，一張枱即是一場演出。據工作人員介紹，舞台所用的沙發、特別效果的演出服等毋須「雕龍雕鳳」的道具，都會在此地製作，大部分用時一個月完成。

繪景部門裏，學生手持板刷在為布景所用的門窗上漆。「作為職業繪景師，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每一場演出都有大量的幕後工作，我們都樂於付出。」助理繪景師Billy說。



演藝學院後台，學生們正在繪景。

## 司徒捷望五年內晉全球十大 電影電視學院革新 培育夢工場新星



今個學年是香港演藝學院的電影電視學院 (SFTV) 20周年慶典，去年9月接任院長的司徒捷 (Geoffrey Stitt)，歷年來見證課程創辦、學院成立多個階段，如今新官上任，已有改革本科生課程的全盤計畫，包括在來年延長課堂時數、讓學生於網上平台分享原創作品、並促成跨學院合作。他期望大革新後，SFTV可於五年內進佔同類學院的前十位，為本地夢工場培育更多明日新星。

國際電影電視院校聯合會 (CILECT) 屬下過百所院校，每年均會提交最佳電影，予其他院校成員鑑賞，並通過互相投票得出The CILECT Prize及院校排名。司徒捷指，SFTV於過去十年的平均排名是30位，14年更奪得亞太區第一名，但他仍覺得未足夠，「我們要成為首十位，而我相信這個目標是絕對可行的！」

上世紀60至80年代時，本地電影行業最為興旺，惟90年代卻開始轉差，一直浮沉多年。司徒捷對SFTV及本港電影業的信心，並非建基於「阿Q精神」，而是源於他

看到本地觀眾口味和期望有變，盼看到更多香港故事。另外，香港接壤內地，合拍片需要本港專才加入，他察覺新世代的電影人，亦正循這些方向發展。

### 觀眾口味及期望有變

司徒捷直指，今屆奧斯卡最佳電影《月亮喜歡藍》導演Barry Jenkins在受訪時說過，其作品深受香港導演王家衛影響，故本地電影業於世界夢工場仍佔一席位，若SFTV的排名能夠提升，將有助學生得到更多業界認同。

「學生前來讀電影，正是為了學做電影，我們需要給他們更多時間去拍。」

司徒捷認為，增加學生實戰機會，是培育明日之星的最有效辦法，惟校內有聲音認為，學生在一、二年級的課業量頗重，以一年級為例，學生一個學期需要修讀六科主修課，故學生周一到周五都是「朝十晚五」上課，只能於有限的課餘時間抽空拍片。故SFTV計畫於下學年起，將每門本科生課堂的時數由每周兩小時改為六小時，讓學生一日專心修讀一科，毋須同日修讀數科。

「學生前來讀電影，正是為了學做電影，我們需要給他們更多時間去拍。」司徒捷解釋，學生與其像一般中學般，一日上不同的課堂，倒不如一日長時間讀一課，以跟上電影行業的節奏，「SFTV本來也有些攝影課要上六至八小時，真實的電影拍攝日程的確是如此密集，讓學生像專業人士般學習，使他們貼近行業需要，日後便能立即投入工作。」

### 課程貼近行業需要

有學生認為，SFTV的教學貼近行業需要，校方亦可提供許多實習機會。

### 不時提供實習機會

SFTV四年級學生楊智超，曾於內地大學讀過一年電影，惟感課程太重理論，遂轉到SFTV專攻音響設計。他認為，SFTV對學生的要求跟業界睇齊，畢業製作跟足戲院放映標準，使用更高階的「5.1聲道」，而非立體聲，「實習時便不會白紙一張，要別人再教。」

主修導演的四年級學生黃滄認同，SFTV課程緊湊，但對學生的裝備充足，更不時提供實習機會，如他曾參與《踏血尋梅》製作特輯，擔任《賭城風雲》的導演助理及《拆彈專家》的場記。楊智超則擔任過《少年滋味》的混音助理。

黃滄表示，校方從一年級起，每學期至少要求學生拍三、四條紀錄片，時間由30秒，逐漸增至30分鐘，「學校製作規模較細，但流程跟實際情況大同小異，將來亦涵接待比較舒服。」

### 來年延長課堂時數

串流電影也是SFTV看準市場趨勢，有意力推的項目之一。司徒捷指，日後也計畫將作品發布到網上平台，直接面對觀眾的意見。他續說，以往學生完成創作後，鮮有平台接觸公眾，他希望作品發布到網上平台後，每個「Like」或留言，能使學生了解其不足之處，「讀書時期的作品不好，無人會苛責你，這個平台容許你犯錯，讓你不斷練習做得更好，與此同時，亦沒有死線壓力，更不必面對客戶壓力，學生有更大的自由度發揮創意。」

除了學院內部的課程改革，司徒捷亦希望善用演藝的多元藝術優勢，跟舞蹈、音樂和戲劇等學院合作。他舉例說，音樂比賽或戲劇等，各樣藝術同樣跟影視有關聯，跨院合作能促成機會，讓SFTV的學生有更好的音樂、演員或場景製作，最終達到協同效果。

### 網上平台分享作品

電影工業要再度興盛，司徒捷深信前人的經驗，對明日之星極為重要。司徒捷笑說，今個學年是SFTV的喜慶年，剛巧首屆香港演藝學院節亦於今年舉行，院方計畫於六月舉行電影放映，「我們將要播放一些新星校友學生時代的作品，使其感到尷尬，趁機讓他們分享自己踏入電影行業的心路歷程。」



SFTV去年十月邀得荷里活電影大師添布頓(中)為學生分享。



司徒捷將濃縮課程，以增加學生拍攝電影的實踐機會。

### 一個電話改變了人生足跡

回首1992年，當時司徒捷已是屢獲殊榮的音效設計師。某天他如常埋首於製作工作，一通電話、一道問題，從此他的人生軌道便轉移到香港。

### 跟師生參與應亮作品

「我被獵頭了，當時演藝有意成立電影電視課程，但無人懂得音效設計，故詢問我能否幫忙擔任顧問。」不久以後，校方再問他是否願意留下授課，他答允了，但亦有過一番掙扎，「這是個大窘境 (big dilemma)，還記得飛機抵達啟德機場後，我問自己：『我是否做錯了？』但已經太遲了，不能回頭。」

然而，他來港後才赫然覺悟，自己原是「天生的老師 (born teacher)」，他熱愛教育，喜歡亦師亦友的關係，更愛成為學生製作團隊的一員，去年更跟學生、校友和老師一同合作，參與導演應亮作品、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九月二十八日·晴》。

司徒捷先後擔任演藝學院電視部高級講師（現為電影電視學院）、電影電視製作系主任及學科統籌（電影電視），如此一待便25年，「如果我不喜歡這裏，亦不會繼續留守。對我而言，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多年來，司徒捷亦協助演藝設立電影電視藝術學士課程、電影藝術碩士課程，成立電影電視學院，再將學士課程由三年制改為四年制，未來亦有多項變革進行。他不諱言，升任院長後，參與電影製作的時間將會減少，雖然略感惋惜，惟盼在此崗位上，以另一角色見證香港電影的興盛。

## 從告士打道傳揚古典音樂 港版四重奏向世界出發



日劇《四重奏》講述四個不同背景的琴手組成樂團演出，原來中港亦有四位年輕人為四重奏著迷。四個90後演藝學院畢業生，成立樂團「告士打道弦樂四重奏」，先後前往倫敦皇家音樂學院及北京中央音樂學院演出，矢志以母校所在地為起點，藉音符將港樂帶進世界各地。「希望多啲人認識呢類演奏形式，尤其喜歡音樂嘅學生，唔係得加入大型管弦樂團或者獨奏」。來自北京但早融入香港生活的樂團第一小提琴手鄭陽說。

四重奏的音樂演奏形式，在亞洲不算普及，但連碩士講座演奏會都以四重奏為主題的鄭陽，就說是寶。「相對管弦樂團，玩弦樂四重奏嘅樂手因為人數少，組合容易，但要求嘅技巧及默契更高」。四歲已學小提琴的他，在演藝學院以一級榮譽畢業，多次代表院校出外比賽，他直言四重奏的音樂形式變化多端，每次演出，音樂重點可放在不同樂手身上，加上沒有現場指揮，講求高度專注及默契，樂手之間更易擦出火花。

### 音樂成共同語言

「都話唔啱交嘅婚姻，一定唔係真實婚姻，我哋四個人都會啱交，通常都係有關演繹首歌嘅方法，但大家目標一致，啱完好快冇事」。離鄉別井到港學音樂的鄭

陽，指四人成長背景各異，聯絡出外演出時反而可互補長短，各有主場。

「喺香港嘅演出，主要我負責；開拓國內市場，佢哋比較熟；如果去歐洲，就共同負責」，25歲的蔡書麟是樂團內的中提琴手，也是唯一香港代表，他表示音樂無分國界地域，是彼此的共同語言。

相對管弦樂團，玩弦樂四重奏嘅樂手因為人數少，組合容易，但要求嘅技巧及默契更高。

來自武漢的徐婷，是四人組的唯一女將，也是樂團大提琴手，踩著高蹻鞋四處闖，有時也得男隊友幫忙抬大提琴，貴為樂團財務大臣的小妮子，說很享受四個人的演出。至於來自江西的魏寧一，則說喜歡香港國際文化視野，希望能與不同朋友交流，在音樂上更上層樓。「我哋好似一間四人公司，每次出外演出，由聯絡主辦單位、訂酒店到租車都要一手包辦，雖然辛苦，但都係難能可貴嘅經驗。」鄭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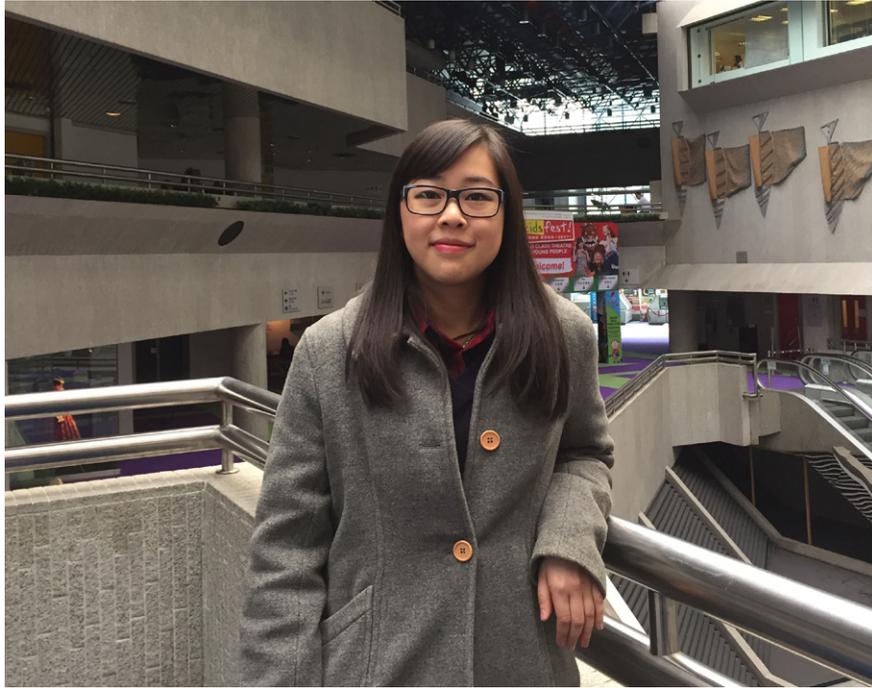
### 積極參與社區演奏

所謂「四重奏」，是古典音樂其中一種演奏形式，早於18世紀中後已出現，通常是兩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因成績優異獲借用百年古董提琴的四人組雄心萬丈，四子異口同聲謂，希望讓古典音樂下凡，故成立以來一直積極參與社區演奏，包括巡迴本地學校及老人院；又努力爭取海外演出機會。過去一年，先後走訪不同大學及音樂學院，包括倫敦皇家音樂學院、西迪恩學院及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等。



在英國演出時，四人特地跑到告士打道地鐵站留影。

## 演藝畢業生赴德製電影音樂



生活於熱鬧都市之中，每日接收千百種聲音，不過即使聽得見，卻從未細聽。畢業於演藝學院的劉婉雯（見圖），獲亞洲電影大獎學院贊助赴德國的電影製作公司實習，短短兩個月間，已擴闊對聲音的認知，她稱，最深刻的是德國人對環境聲音的熟悉及細心，除了解居於當地的雀鳥聲音，甚至知道雀鳥冬天向南飛。

劉婉雯於演藝學院主修音響，兩年多前以一級榮譽成績畢業，畢業後投身廣告音響後期製作。她去年11月獲亞洲電影大獎學院挑選，赴柏林一家電影製作公司實習兩個月，為一套電影製作蘇格蘭的環境聲，「本身我是『零概念』，但同事之間會不斷討論『蘇格蘭的雀鳥、風聲是怎樣？』當角色由山腳行至山腰，再行上山頂，風聲有何變化？如何配合角色心情？」

劉婉雯形容德國人對自身環境聲音的熟悉程度，令她大開眼界，「若要我製作香港山林環境聲，我會用風吹過葉的聲，加插雀鳥聲，連本地有哪些品種的雀都不知道；但當地人除熟知有何品種，甚至知道雀鳥冬天向南飛。」

### 驚訝當地人熟悉聲音

當地的同事亦自行錄製特別聲音，豐富聲音庫。劉婉雯稱，雖然沒有專業器材，但簡單如電話已可隨時隨地錄音，「當聽到新奇的聲音便錄下，如別人的鼻鼾聲、柏林示威聲、老虎狗在地鐵睡覺聲，鴨子、鴿子在結冰湖面上行的聲。」她稱，這些聲音日後未必可運用，但可讓自己回味。她又認為，本港公屋環境聲，鄰居在走廊聊天、家中打牌，是最獨一無二的本土聲音。

當聽到新奇的聲音便錄下……這些聲音日後未必可運用，但可讓自己回味。

從事廣告聲音製作的劉婉雯，今次在德國接觸電影音樂製作，她認為後者的發揮空間較大，因要在有限的廣告時間內表達訊息，不過她認為，港人對視覺的敏銳度跟聽覺始終不一樣，如觀看電影時，會留意某個CG效果弄得很假，但很難聽得出聲音的優劣。

## 演藝生國際賽奪金 鋼琴雙子：靠用心



郭嘉特(左)認為兩位徒弟可邊完成中學課程，邊勤奮練習鋼琴，必定是「精英」。中為黃思遠，右為劉承皓。

台上一分鐘，除了台下十年功，還有背後的決心和熱情。演藝學院兩名主修鋼琴的二年級學生黃思遠和劉承皓，今年初分別勇奪第18屆亞洲蕭邦國際鋼琴賽(日本)「專業組」及「大學·公開組」的金獎。但兩人卻異口同聲說，奪獎與否是其次，最重要是享受音樂，「用心」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現年19歲的黃思遠(Jason)五歲起學鋼琴，到初中時決心走音樂道路，但他明白在香港讀高中功課量多，對鋼琴之路是一個障礙，遂於完成中四後便直接入讀香港演藝學院。

雖然對著刻板的課本完全提不起勁，但Jason在演藝攻讀鋼琴期間，仍自修DSE，並取得及格成績，「還是有張中學畢業證書較好。」喜愛較人性化浪漫時期樂曲的Jason，還是小孩的時候曾嘗試學習小提琴，但他獨愛鋼琴，「我覺得鋼琴在音調上的變化較多元化，且更能表達出自己的情緒，讓我紓緩壓力。」為應付比賽，Jason上課的日子，每天練琴三至四小時，假日則練五小時，但對他而言絕

不是苦事，他形容自己勝在用心，「只是用手指彈奏所有音，好多人都可以做到，但用心彈奏卻大大不同，足可感動到人心。」

### 目標練好彈奏技術

同樣奪金獎的劉承皓(Alexander)，自四歲起學琴，9歲考獲八級，中五那年自修完成中學課程及公開試。年初的亞洲蕭邦國際鋼琴賽是他首次參加的國際賽，令他緊張萬分，「過往3年沒參加比賽，但今次一參加就是國際性比賽，比賽前亦不准試琴，感覺上沒有與那鋼琴好好溝通。」他除每日練習4小時，亦靠游泳減壓，他笑言，游泳讓他放鬆心情，減低身體肌肉繃緊，「到日本橫濱比賽前一天，我就先去游泳。」

奪獎要訣就是別抱著必定得獎的心態，放鬆自己心情，以享受的目的去彈奏。 - Jason

決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到最好。  
- Alexander

這兩位醉心鋼琴的年輕人，參加比賽卻不是在乎獎項。早在去年一項公開組比賽中奪金獎的Jason坦言，增廣見識才是其參賽目的，「每位參賽者的風格不一，且各有所長，值得我學習。」他不諱言，專業組比賽難度更高，因需彈奏長達半小時的奏鳴曲及協奏曲各一首，但憑以往的經驗亦有助他「壓場」。

首戰便奪獎的Alexander說，對音樂的要求就是學好那首歌，享受當中的過程，「決定要做的事，就要做到最好。」他們兩人接下來的目標，皆是練好彈鋼琴技術，對日後要走的路，未有詳細規劃，但一切以提高音樂水平為重。

### 郭嘉特：沒想過徒弟勝出

對兩位徒弟的評價，香港演藝學院鍵盤樂系系主任郭嘉特說，從未預計他們可得金獎，「帶領學生到海外比賽都是開闊他們眼界，給多機會嘗試彈奏其他曲譜，比賽還可令他們勤力練習呢！」他認為，二人尚年輕，訓練鋼琴技巧是首要任務，至於日後的前路，「只要喜愛音樂，視音樂為職業便可。」

## 西九文化區將落成 投身幕後製作機會增 舞台設計師 為戲劇搭建靈魂



近年舞台劇等文化演出增多，據藝術發展局數據，單計話劇每年已有逾2,000場次演出，加上西九龍文化區即將落成，演出場地與機會俱增。

80後舞台設計師邵偉敏(Brenda)介紹：「現在業界空間多了，香港有約400多個劇團，較我入行時多了一倍。」除了幕前演出，幕後職位需求更大，年輕人怎樣入行？

舞台設計範疇繁多，包括佈景、音響，燈光。Brenda就鍾愛為舞台劇設計獨特舞台佈景：「希望藉佈景的力量，令觀眾可以完全投入到故事之內。」因為透過與導演及其他單位反覆思量，誕生的舞台空間，是幕前演員以外，最能牽引觀眾情緒思維的舞台元素。大至獨特機關、小至一張椅，都流露設計師對劇本世界的思索。

「可能只是簡單佈景，但亦見到演出靈魂。」這種空間的魅力吸引住中學年代的Brenda。中學時觀賞《窈窕淑女》與《城寨風情》，深深地撼動了她，令她立志投身舞台設計，2004年演藝畢業後，一做至今十多年。

### 發掘生活細節 在台上展現

設計師並非只讀劇本埋頭苦幹，Brenda解釋，要由零開始構思。她回想一套劇的創作，最初是每天談論「甚麼是人與人溝通」這種抽象話題，逐步構建出舞台。她又以

參與的《櫻桃園》為例，要思考為何在21世紀重演這套經典？如何在舞台上表達大宅的荒涼？設計師不但是搭佈景，更不是將導演的話照單全收。

所以她強調一場演出不單是看演員表現，「劇本台詞有十句，哪一些是演員說出來，哪一些是要靠舞台表達，不應有多餘部分。『這個夜晚很靚』一句，要想用燈光、音響等表達，才可令演出豐富。」雖然不在台上，但設計師也在參與演出。

她入行多年，很大感觸是工作時不只談設計，是在生活中發掘有趣點子，在舞台上表達。

可能只是簡單佈景，但亦見到演出靈魂。

她說所有技術問題都非難事，有資源有諗頭都可解決，最困難在與導演及其他夥伴的合作，要從角力中找出共識，但每次夥伴都不同，舞台設計師跟編舞者拍檔，又各自用不同專業語言，都要從頭適應。

### 熟讀劇本 思考別人怎表達

但困難處亦是機會所在，「導演期望你對世界有突破看法，合作才有火花。」所以Brenda每年約看20多套劇，但絕非兩手空空入場，而是先熟讀劇本，觀看時要思考別人怎樣表達。

她現時一年接六至十個以上項目，部分可能早於半年前就開始籌備，項目接項目十分忙碌。加上成為媽媽後也有家庭考慮，難免在工作上有作取捨，亦曾婉拒海外發展機會。但對創作的熱情成為她的原動力，「希望日後可將本地演出帶到海外。」她建議有意入行者可先參與小型劇團，認識運作後修讀相關學位。

### 道具師赴英實習帶來工作機會

幕後設計工作多樣化，除了設計舞台，亦有負責道具的崗位。

2015年演藝畢業、主修道具製作的90後黃馨慧(阿祝)，現於英國著名特效公司 Millennium FX工作。她讀中學時因一套機械恐龍的演出而與舞台結緣，立志成為道具師。她希望可透過自己的手藝娛樂別人，把幻想帶到現實。

就學期間曾參與多個演出，亦有為主題公園活動工作；其中在英國實習數月，令她立志到海外發展，亦帶來現在的工作機會。

她曾製作發泡膠特效面具、道具屍體，「最有趣的是要製作的東西很少一樣，今天做吉祥物，下星期就做商場節日布置，每次都是新挑戰。」

## 老外學粵劇？ 這美國小伙子告訴你： 喜歡就沒有做不到



John Clifford正為演藝學院的公開粵劇表演綵排。

站在擁擠的港鐵裏，John Clifford看上去和其他外國小伙子一樣：白皮膚棕頭髮，T恤牛仔褲，此刻正塞著耳機，在嘈雜車廂裏獨自享受音樂。但如果偷來他的手機看看，保證嚇一跳：手機音樂庫裏，全是經典粵曲片段。

「這都是好舊的，封巖塵（封塵已久）的粵曲，這首是《雪中燕》，50至60年代的錄音，但（唱法）是模仿更早期的。」他靦腆地展示他的音樂寶庫，說著一口純正廣東話。

John今年26歲，土生土長美國人，家鄉在波士頓，卻是地地道道粵劇迷，愛聽、愛唱，但最愛彈：精通揚琴、二胡，也會玩更偏門的樂器，如椰胡、二弦琴、竹提琴。

五年前他隻身飄洋過海來香港，純粹為了粵劇。他在香港演藝學院一口氣讀了三個課程：粵劇文憑、粵劇高等文憑，現正修讀戲曲藝術學士學位，主修揚琴。2018年即將畢業，現在他已經決心留在香港，做一名粵劇配樂師。

一個美國小伙子要闖進傳統粵劇行當，豈不困難重重？John對此沒有複雜答案，只是不停重複兩個詞：「鍾意」、「好玩」。

他的同學好友，主修花旦的謝曉瑜就這樣說：「我原本也想，一個外國人要學戲曲，一定很難，但在John身上，我發現一點不難，因為你不知道他點解會這麼沉迷，這麼鍾意，知道的東西比我們還多。」

一個美國小伙子要闖進傳統粵劇行當，豈不困難重重？John對此沒有複雜答案，只是不停重複兩個詞：「鍾意」、「好玩」。

### 白人小孩撞上華僑叔父

沉迷早在波士頓就發生了。那年John只有11歲，恰逢中秋節，同班的華裔小朋友領他去唐人街玩。街頭，一個粵劇班子搭了露天戲台，吱吱呀呀的樂聲和著說唱，John立刻被吸引了。他生於音樂世家，自小學習鋼琴、小提琴，但從沒接觸中國樂器。

回家後上網搜索，他才知道那吱吱呀呀的樂器叫二胡。當年聖誕節，他就讓母親送自己一把二胡，然後一個人坐地鐵，到唐人街找到粵劇班子，一心想著跟師學藝。

那是一個由老華僑組成的音樂社，用John的話說，「一群老叔父」，大多是廣東台山、香港、澳門的移民，人人都是粵劇迷，每週有三天固定聚在一起玩粵劇，看見來一個拿著二胡的白人小伙子，眾人莫名其妙。

「他們在美國幾十年，但大部分一句英文都不識，不要說粵劇了，我們就連平時溝通都好困難。」John回憶說。但反正老叔父不趕他走，他就經常去，坐一旁，仔細觀察：「他們也不會教我，我就模仿他們按弦的手勢，學到似為止。」

慢慢，老叔父發覺這小孩是動真格的，開始賜他兩句，最經常說的是“higher”、“lower”、“listen”（高點、低點、聆聽）：「因為西方樂器和粵劇的音準是不一樣的，他們經常糾正我，還有，後來我才發覺，listen真的很重要，用心聽演員怎麼唱，才知道怎麼配樂。」

John當時完全不識中文。起初在音樂社，他只識旋律，樂譜上寫了甚麼，演員唱的甚麼意思，他統統不懂。後來升上中學，選修外語，同學紛紛選擇法文、西班牙文、

德文，他就選了中文。課堂教的是國語，他一邊學繁體字，一邊在音樂社跟老叔父學粵語，還學了一口台山話。

在這個音樂社約莫待了五年，終於小有成績：基本掌握了二胡、揚琴，還看懂了天書一般的粵劇工尺譜。有唱戲的花旦乾脆認了這個小老外作乾兒子，帶他四處演出。在音樂社，他也開始跟老叔父一同演奏。一次，他又如常到音樂社玩，一個老叔父突然跟他說：「今天頭架沒來，John，你先坐著吧！」

所謂「頭架」，就是粵劇樂隊中的領導者，那一刻，John又驚又喜：「好緊張！你很容易拖人落水（拖人下水），因為其他所有人都是跟頭架來行的，整班人一齊行，你帶得不好，就撞車了。」

最後當然沒撞車，而John的粵劇之路，也隨之越走越遠。

### 美國小伙子尋找粵劇根源

當John決定來香港進修粵劇的那一刻，他仍是美國聖約翰大學的二年級生，正修讀亞洲研究。一天，他在網絡搜索發現，香港演藝學院設有專業粵劇課程，沒有多想，他就飛來香港面試，數週之後，被正式錄取，他立刻向美國大學申請停學，徹底開始香港求學之路。

「其實讀書可以後補，但演奏一定要趁後生，打下基礎先！」他家人也很開心，兒子找到自己如此喜歡的事情，一群老叔父更是備感自豪。

那為甚麼獨獨選擇香港？John說，他研究發現，比起中國內地，香港更好地保存許多粵劇傳統。

早在波士頓時，John已對粵劇尋根問底。音樂社常常演出《帝女花》、《花田錯會》等曲目，唱辭是白話，但他上youtube搜索，發現不少上世紀20至30年代的粵劇片段，唱辭是有別於白話的「官話」，味道更濃，演奏上流行即興，非常有趣。再者就是「追腔」，也是傳統粵劇的一大特色，意指唱者先唱，頭架緊隨，其他樂師再慢慢加入，是自由的一唱一和。

「內地許多粵劇已經好modern（現代），追求大規模，樂團好似交響樂，但沒有了很多傳統的東西，例如官話、即興等。」John說，追求大規模必然要求整齊劃一，但在他看來，粵劇配樂的精髓是唱者和樂團的靈活配合：「樂譜不是寫死的，要觀察演員聲音，唱到這裏他突然生氣了，聲音高了，音樂也會即興跟上，如果演員唱錯了，我們還可以幫手掩飾，讓觀眾沒那麼容易察覺。」



來香港這幾年，他抓緊一切機會學習最傳統的粵劇。上課之餘，經常去新光戲院、八和會館看戲，「隔一個星期看一兩次」，蓋鳴暉、阮兆輝等老前輩的劇目都是他的最愛。久而久之，和戲班混熟了，他直接走進舞台後側，可以同時觀察樂池、演員和觀眾，得益更甚。

不過他也慢慢發現，即便在香港，粵劇傳統也沒有想像中保存得好：除了老前輩外，許多年輕演員和學生，其實一句官話粵劇也不懂唱了。為了更好學習最古老的粵劇，他到處搜羅黑膠唱片，兜兜轉轉又發現，許多20至30年代的粵劇錄音，都被當年的移民帶往美國了。

「很多美國朋友幫我找，估計是『John鍾意的東西』，就將黑膠錄成MP3，然後發給我。」John笑著說，他的音樂寶庫就是這樣慢慢積累而來。

### 要傳承，也要有quality地傳承

在好友謝曉瑜眼中，即使是在戲曲學院眾多粵劇迷中，John也是最沉迷的頂級發燒友。

「他經常走進課室，第一句就是『我發現哪段粵曲原來是這樣唱，或者這樣彈』，急著同我們分享。」謝曉瑜說，John收藏的粵曲片段眾多，同學們想知道哪一段粵劇的鑼鼓怎麼配，唱腔有哪個版本，大家都習慣去問John。

如此鍾情粵劇，John說，或許是因為自己天生喜歡古老的東西。他不僅搜尋舊錄音，還收藏各類古樂器。最珍惜的一個樂器，是波士頓一位老樂師送給他的竹提琴，1957年出產於廣州某樂器廠，音色古樸詼諧，最適合配丑角出場。

而近來的新歡，則是一個特製的椰胡。他在泰國古玩市場買了一個老椰殼，再專門前往廣州，找一個樂器師傅打造了一個雕花椰胡，音色低沉渾厚，充滿立體感。

不過，古老的東西畢竟還是越來越少了。據他了解，在家鄉波士頓，目前最年輕的粵劇樂師已經51歲，大多數「七老八十」，單單是去年，就有三位老樂師離世了。在當地的華人圈子，學粵劇的年輕人現在鳳毛麟角。

而在香港，John留意到學粵劇的小孩子反倒越來越多了，不過坊間師資參差。身邊不少老師和朋友都建議John去教書育人，但這個美國小伙子希望先出道，做一名合格的配樂師，未來再考慮教書。

「我自己想先學好一點才去想教書，畢竟你東西要通，才能教人，否則教人是很危險的。」John說，喜歡就沒有做不到，而且還要做得最專業：「希望傳承粵劇，但要be careful of quality(小心質量)，不然很危險的。」



波士頓一位老樂師送了一把竹提琴給鍾情粵劇的John Clifford。

轉載自：《端傳媒》 日期：2016-12-16 文：陳倩兒

## 蔡蔚珊 × John Clifford 他們都是學粵劇的



蔡蔚珊12歲時去老人院做新年探訪，公公婆婆說想看粵劇，於是她走去學戲，下年新年回去演給公公婆婆看。本來讀國際學校的她，由此開始學戲之路，先學旦，再轉做生，後來拜名伶文千歲門下，藝名千珊，大學到英國讀語言學，畢業回來考入演藝讀戲曲藝術，主修粵劇表演。

John Clifford，美國波士頓土生土長，十歲在唐人街遇上粵劇，一聽即迷上，「It's very cool!一玩就十幾年。最初學三弦，在當地業餘音樂社跟樂師玩。」大學讀了一年亞洲研究後，報讀香港演藝學院戲曲藝術課程，三星期內兩度由波士頓飛來面試，現在是蔡蔚珊的同學，擅長胡琴、揚琴，喜歡粵曲樂師尹自重、馮少堅的風格。

### 香港保留古老傳統

兩個戲迷不約而同，將自己的未來和粵劇的未來連在一起。粵劇，常被指不夠京崑精緻，雖被聯合國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但論資源和推廣，香港遠不及廣東省重本。John選擇來港學戲卻源於：「只有香港粵劇還保留古老的傳統，大陸的粵劇已走了很modern的路。我喜歡古老的東西，喜歡只唱官話不唱白話的戲。」

中國有很多地方戲曲，蔡蔚珊迷上粵劇很直接：「粵劇是南方人的語言，唱其他語言好難，文化亦不相似。」她隨即數出一串粵劇獨特之處，「我們會用廣東小曲，是粵劇特有的。和京劇等戲種不同，粵劇用的是南派功夫，打把子和京劇不一樣。粵劇有古老排場戲，其他劇種沒有。」

John熱愛粵劇音樂更甚於西樂，「最吸引我是音樂和唱腔的關係，演員突然轉唱腔音樂要跟著變，你不能死跟樂譜。其實大部分香港粵劇劇本都無譜的，你要聽，他怎麼唱你就怎麼玩。大陸的劇本很多都編了曲，寫明了配器。」那麼豈不是全improvise（即興演奏）？「是，但要掌握整套規矩才能improvise，沒有那些規矩就不是粵劇，是亂噱。」留意，粵劇的improvise，不是爵士樂四重奏五重奏，而是台上一班演員加台邊一隊樂隊一起improvise。

“粵劇是人聲先唱，音樂跟著演奏。”

### 獨門即興，人聲先行

不禁好奇，演員真的愛怎唱都行？蔡蔚珊笑說也不完全是，「演員都要好清楚自己唱甚麼，不能靠音樂，演員要帶著樂隊，你選了甚麼腔樂隊便跟著你。」她又補充：「現在的歌曲是人聲和音樂一起的，粵劇是人聲先唱，音樂跟著演奏。這是粵劇和現在的歌曲不同之處。」

John續說：「這也是粵劇和其他劇種的分別。京劇以前也有類似玩法，但現在已經是同步。」所以他覺得學粵劇演奏最難學是即時反應，「他怎麼唱你便要怎麼奏，無時間給你諗。而且要整隊樂隊都做得好，如果一兩個樂師一定要跟譜才識玩，整隊樂隊都會冧。」



關於前景，John不經不覺在演藝讀到第五年，明年畢業，計劃加入戲行。蔡蔚珊目前已有自己的粵劇工作坊，「現在當然想吸收更多舞台經驗，提升藝術造詣。長遠而言，我想做關於保育、傳承的工作，亦希望嘗試創作。我有興趣翻譯粵劇的英文字幕，以前讀國際學校，很多同學中文都好差但好有興趣睇粵劇，他們睇完回來跟我說看不明白，沒字幕不知唱甚麼。有英文字幕，令粵劇接觸到更多觀眾。」

## 周振基望以藝術化解矛盾



在商場上迎難而上、白手興家的周振基博士，在藝術領域上亦佔有一片天，向來是粵曲愛好者的他，今年起獲邀任香港演藝學校董會主席，希望帶領演藝學院開拓新天地，提昇藝術在社會上的地位。周博士直言藝術除了能陶冶性情外，亦是社會矛盾的潤滑劑，同時亦能令學生以更廣闊的眼界去處理問題。

周振基博士除了是一名成功企業家外，本年初更獲政府邀任香港演藝學校董會主席，帶領演藝邁向新紀元。

「演藝學院算是香港的縮影，中西文化在這裏交流，所以我首先要保持這種融合。第二，香港社會比較經濟掛帥，希望利用藝術的元素去平衡社會，不要每個人做銀行或地產，應該各司其職。我也不是要求每位畢業生也做明星或專家，所以演藝是一個好平台，去培訓幕前幕後、各個崗位的人才。」

雖然周博士是粵曲愛好者，更是粵劇名伶林家聲的徒弟，但他認為藝術應是全方位，不只會側重戲曲課程的發展。

「演藝有六個學科，每個學科都要重視，但演藝的戲曲學院是近幾年才開辦，愈

有發展空間，加上香港本身以廣東話為主，香港的粵劇亦沒有像內地般經過文革洗禮，保存了傳統粵劇文化，所以學院更應該發揚本地文化。其實師傅在生時也有教過演藝的學生，當時我負責籌備工作，希望自己再有機會跟學生交流，也有興趣客席教書。」

### 開闊視野

談到不少家長擔心子女從事藝術行業會搵食艱難，同樣為人父的周博士亦理解家長望子成龍的想法，但始終認為下一代的意願及興趣才是最重要。「演藝畢業生很多也當教師，也有不少任劇團的管理階層，這些工作的需求也很大。其實家長不應只顧自己的想法，反而應該支持子女去追求夢想，皆因做自己喜歡的事才能有滿足感和充實的人生。好似當年我兒子說不想讀主流學校，想轉讀網球學校做全職網球手，我起初也不喜歡，擔心他不能繼承衣鉢，但諗深一層又覺得自己太自私，終於答應了兒子，只是兒子最終覺得辛苦而放棄了做網球手而已。」

藝術除了能陶冶性情及充實人生外，在不和諧的社會，周博士不諱言藝術能充當潤滑劑，讓大家以更廣更闊的角度去梳理問題：「藝術可以開闊視野，讓大家學懂以宏觀的方法去處理問題，明白到社會上不只黑與白，還存在一些灰色地帶，這樣才能找到一個更和諧的協調方法，學會接受不同思想及價值觀。」

## 藝術可以開闊視野，讓大家學懂以宏觀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周博士對戲曲藝術的熱愛，始於那些年在美國讀大學的青葱歲月，啟蒙者正是其師傅林家聲。「我中學時夾band的，屬穿鬆高鞋、喇叭褲兼長頭髮那類型，本來覺得粵曲好老土，但去美國讀大學之後覺得生活枯燥乏味，於是去唐人街買卡式帶聽。初頭諗住悶上加悶就買粵曲聽啦，第一次聽的曲目正是聲哥的《落霞孤鶩》，豈料一聽便上癮，愈聽愈有味道，還耳濡目染令我太太也上了癮。」

### 人生導師

林家聲除了開啟了周博士的藝術之路外，同是亦是他的生活楷模，令他影響甚深。「首先聲哥是一位很專注的藝術家，不理閒言閒語，只想精益求精，還記得聲哥每天都在記事本記低不足之處，有時師母發現他半夜三更溜了出大廳，正是趁深夜繼續練習。第二，聲哥總以寬宏態度待人，雖然他因為柏金遜症影響活動能力，但他不介意出席公開場合讓大家看到其病容，甚至連頭髮也不染，更說：『這就是我，怕甚麼讓人看到，我又沒有做錯事，只是有病而已。』同時聲哥不求名利，其實他有很多資產，但生活相當樸素，我們行完山後都會到大排檔食粥，他也不介意，很值得人敬佩！」



周振基甚敬重恩師林家聲，聲哥離世後，他仍在辦公室擺放二人之合照。

「聲哥百分百影響到我的人生，尤其是做人處世的態度，還記得他說過做人就像儲錢入銀行，儲了一些錢才能拿出來，教曉我做人要積極裝備自己，才能把握機會。我的座右銘亦是專心致志，只要心無雜念地逐件事做好，這樣才能達到最大效益。而且每做好一件事便將之放下，這樣才能將危機當作是挑戰及機遇，就像國學大師饒宗頤送給我的墨寶『貞固幹事』一樣，專心致志才是成功之道！」

### 化解兩代矛盾

早已三代同堂的周博士除了外形保養得宜外，心境亦相當年輕，對於香港社會之間的兩代矛盾，他認為只要各退一步，便能海闊天空。「兩代矛盾一定有，我兒子今年35歲，他說年紀愈大愈開始欣賞我。其實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難處，而且成長經歷一定不同，只要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去看，自然能減少嫌隙。至於機遇是否少了？我也不覺得，從來沒有哪個時代較易成功，只看哪一位懂得因時制宜。」

## IB狀元棄法律學位 無悔讀音樂追夢



夢想在許多人眼中只是虛無縹緲的空想，但敢於堅持的人卻能將之實現。三年前為了追尋音樂夢，毅然放棄兩所大學法律系學位的國際文憑試（IB）狀元胡曉楠，選擇入讀演藝學院主修鋼琴演奏，她形容生活自此更多姿多采，更於過去暑假參與三個海外音樂節，縱橫三地寓表演於學習，並立志將來從事音樂教育及推廣的工作，三年過去，仍無怨無悔。

現為演藝學院三年級生的胡曉楠（Peggy），三年前於IB考獲滿分，但為了實現鋼琴演奏夢，最終放棄升讀香港大學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律系，回顧三年圓夢之路，她直言「愈行愈鍾意」，為了提升琴藝，更於過去的暑假花上三個月參加了三個於美國德州、緬因州及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的音樂節，向巴里·道格拉斯（Barry Douglas）、文龍姬（Yong Hi Moon）等聞名世界的鋼琴大師學習。

Peggy表示，此行讓她對音樂世界了解更寬，又有機會接觸不擅長的敲擊樂，更笑言「不玩不知道」，「原來敲擊樂的樂器放置多達十種，演奏時猶如耍雜技，非常講究速度和手腳協調。」

再者，合奏過程亦考倒了Peggy，「一來自己不熟悉它的發聲系統，二來要一時三刻與陌生人練成默契，很困難。」她一問之下，原來竅門是「眼神交流」，「用眼神去觀察他們的呼吸，便可找到樂器的擊落點。」

慶幸「夢想」讓她及早找到生活的「指南針」。

### 立志從事音樂教育

回顧三年前踏入人生分岔口，她表示沒有絲毫後悔，更慶幸「夢想」讓她及早找到生活的「指南針」。她透露當年有不少同學本著「立志要做大狀」的想法修讀法律，但後來發現志不在此，「他們的暑假實習工作往往朝九晚九，容易在工作中迷失自我，但追求藝術就不一樣，你不清楚自己的方向便不能工作。」因此她自覺幸運。

言至將來，Peggy為自己設了一個時間表，她30歲前將會專注演奏工作，往後則希望能夠進行音樂教育及推廣工作，談起鴻圖大計她滔滔不絕，「將來計劃在香港辦一些室外古典音樂節，觀眾可在大台上欣賞國際知名音樂大師的演奏，側台則會成為本地藝術家的大舞台，對宣揚本地文化有重大意義。」

## 鳴謝 Acknowledgements

香港演藝學院傳訊處感謝以下傳媒機構允許轉載有關文章：

China Dail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U Magazine

Young Po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大公報

明報

明報周刊

星島日報

香港 01

晴報

經濟日報

端傳媒

蘋果日報

上述傳媒機構保留轉載資料的版權，未經有關傳媒批准，不得翻印。





非賣品



所有文章均經授權轉載和(作單次)印刷,所有版權由  
有關傳媒機構擁有。  
香港演藝學院傳訊處2018年6月出版  
[www.hkapa.edu](http://www.hkapa.edu)

